御定歷代紀事年表卷六十二

起丁亥唐太宗貞觀元年○止己酉唐太宗貞觀二十三年　凡二十三年

表例說

見第二十一及二十二二十三卷

丁亥

太宗文武皇帝貞觀元年

諱世民高祖次子在位二十三年壽五十三

春正月改元。

宴群臣○帝宴羣臣奏秦王破陳樂帝曰朕昔受委專征民間遂有此曲雖非文德之雍容然功業所由不敢忘也封德彝曰陛下以神武平海內文德豈足比乎帝曰戡亂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隨其時卿謂文不及武斯言過矣

制諫官隨宰相入閤議事

尹起莘曰此貞觀致治之本

更定律令○命吏部尚書長孫無忌與法官更議定律令寬絞刑五十條爲斷右趾上曰肉刑廢已久宜有以易之於是有司請改爲加役流流三千里居作三年從之

以戴胄爲大理少卿○帝以選人多詐冒資蔭敕令自首不首者死未幾有詐冒事覺者帝欲殺之胄奏據法應流帝怒曰卿欲守法而使朕失信乎對曰敕者出於一時之喜怒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也陛下忿選人之多詐故欲殺之既而知其不可復斷

長樂王幼良芮公苑君璋梁梁師都　突厥

封十年爲涼初君璋引突厥陷馬邑殺先是擔胡大同統拔野古諸部皆叛頡利可汗遣突利討之不勝初突厥性淳厚政令質畧是歲薛延陀亦隆十一年。

州都督性粗暴左右百餘人皆無賴子弟入寇至是始見頡利政亂又與羌胡互市或告幼良有異志帝遣中書令宇文士及往代并督芮國公突厥益邊無拔狀士及縱食五百戶君寧歲帝知突厥政亂不能天資習事歷庇師都乃以利又好信任諸胡疎棄宗族不用胡人長史劉旻司馬劉蘭成圖入邊下不堪

之變更舊俗政令煩苛國人始不悅頡利之意左右恐章不曉書然欲劫幼良由間道趨長安職有惠稱貞觀中卒。

書諭之不從於是諮夏州都督性粗暴厥陷馬邑殺高滿政退保恒安數與突厥相攻幼良由間道趨長安職有惠稱貞觀中卒。

貪目多反覆不信與師歲侍御史孫伏師都

087300

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帝曰。卿能執法。朕復何憂。胄前後犯顏執法。言如湧泉。帝皆從之。天下無冤獄。將軍長孫順德受人餽絹事覺。帝惜其有功。不之罪。於殿庭賜絹數十匹。或以爲不可。帝曰。彼有人性。得絹之辱。甚於受刑。如不知愧。一禽獸耳。殺之何益。

燕郡王李藝反。涇州統軍楊岌討誅之。

二月。分天下爲十道。○隋末豪傑據地自相雄長。唐興。相帥來歸。上皇割置州縣。以羈縻之。帝以民少吏多。悉併省之。因山川形便。分爲十道。曰關內。河南。河東。河北。山南。隴右。淮南。江南。劍南。嶺南。

三月。皇后帥內外命婦親蠶。

閏月癸丑朔日食。

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帝謂蕭瑀曰。朕少得良弓十數。自謂無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木心不正。脈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朕以弓矢定四方。誠之猶未能盡。況天下之務乎。乃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數延見問民疾苦。政事得失。

夏五月。苑君璋降。

唐太宗

六月。封德彝卒。○初。帝令封德彝舉賢。久無所舉。帝詰之。對曰。非不盡心。但於今未有奇才耳。帝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長。古之致治者。豈借才於異代乎。正患已不能知。安可誣一世之人。德彝悉而退。御史大夫杜淹奏諸司文案。恐有稽失。請令御史就司檢校。帝以問德彝。對曰。設官分職。各有所司。果有愆違。御史自應糾舉。如淹所言。大爲煩碎。淹默然。帝問淹何故不復論執。對曰。德彝所言。眞得大體。臣誠心服。不敢逐非。帝悅曰。公等各能如是。朕復何憂。

以蕭瑀爲左僕射。○帝與侍臣論周秦修短。蕭瑀對曰。紂爲不道。武王征之。周及六國無罪。始皇滅之。得天下雖同。立心則異。帝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周得天下。增修仁義。秦得天下。益尚詐力。此修短之所以殊也。蓋取之或可以逆而守之不可以不順。故也。瑀謝不及。

山東旱。詔所在賑卹。蠲租賦。

秋七月。以長孫無忌爲右僕射。○無忌與帝爲布衣交。加以外戚。有佐命功。帝委以腹心。欲相者數矣。皇后固請曰。妾備位椒房。貴寵極矣。誠不願兄弟執國政。定不虛。特加寧縣男。至六年再見。

佩鞫視無異。遂賜死。

永興子虞世南

隋世官秘書郎。後爲竇建德所獲。帝滅之。初入朝也。建德引爲府參軍。轉記室。及即位。拜弘文館學士。時懼誅。詐稱奉世南已衰老。敕勒兵入朝。屢乞骸骨。不遂。引兵據豳州。統軍楊岌封縣子。至八年再見。

燕王　李藝

進封九年。藝德所獲帝滅之初入朝也。參軍轉記室。帝左右至是。帝在拜弘文館學士。時懼誅。詐稱奉世南已衰老。敕勒兵入朝。屢乞骸骨。不遂。引兵據豳州。統軍楊岌封縣子。至八年再見。

永寧男王珪

梁太尉僧辯之孫。父顗爲北齊樂陵郡太守。珪性沉澹。志量隱正。悟於所遇。交不苟合。隋時判陝東道行。

釘實鈿金帶。馬五千匹。以迎公主。頡利不欲中國與葉護和親。數遣兵入寇。且聲言欲邀留公主。葉護患之。未克昏。

苦。會大雪深數尺。雜畜多死。連年飢饉。用度不足。頡利重斂諸部。由是內外離畔。兵浸衰弱。頡利恐王師乘其弊。引兵入朔州境上。揚言會獵。實設備焉。

蔣公屈突通

西突厥

初。突厥統葉護可汗。請昏於唐。高祖遣高平王道立。至國。至是葉護遣眞珠統侯斤與高平王道立。獻萬

薛延陀

薛延陀。姓一利咥氏。在鐵勒諸部爲最

連年飢饉內外離畔。言事者多請擊之。無忌曰。虜不犯塞而棄信勞民。非王者之師也。帝乃止。

高士廉罷。○坐寢王珪宿奏也。

九月庚戌朔日食。

宇文士及罷。御史大夫杜淹參預朝政。

冬十月。嶺南酋長馮盎遣子入朝。○初。盎與諸酋長迭相攻擊。諸州皆奏盎反。帝欲發兵討之。魏徵諫曰。嶺南瘴險遠。不可以宿大兵。且告者已數年。而盎兵未嘗出境。此不反明矣。若遣信臣示以至誠。可不煩兵而服。帝乃遣使諭之。盎遣其子智戴隨使者入朝。帝曰。魏徵一言。勝十萬之師。不可不賞。乃賜綢五百匹。

十二月。蕭瑀免。

詔殿中侍御史崔仁師。按獄青州。○青州有謀反者。逮捕黨獄。詔仁師等覆按之。仁師至。悉去桎梏。與飲食湯沐。止坐其魁首十餘人。孫伏伽謂仁師曰。足下乎起以郡歸國。反者多。恐人情貪生。見其徒侶得免。未肯甘心耳。仁師曰。凡治獄當以仁恕爲本。豈可自規免罪。知其冤而不爲伸耶。萬一誤有所縱。以一身易十四之死。亦所願也。及敕使更訊。諸囚皆曰。崔公平恕。無枉。請速死。

子來謂共一

馬。魏徵言之。帝故通之清

德

益顯云。帝幸立德機巧有洛。思通忠節。初爲秦王

七萬餘家。附

復拜其少子

於頡利及頡

府士曹參軍。

從平東都。遷

利政亂。夷男

尚衣奉御。制

反攻頡利弱

衰。見六服盛

之。於是諸姓

與傘扇。咸有

多叛突厥來

典法。歷將作

歸者。

少匠。封縣男。

至二十三年

再見

大安男閻立

鄧公實璡

隋末爲扶風

太守。高祖兵

起。以郡歸國。

封縣男。至高

宗顯慶三年

再見

樂安男孫伏伽

隋世爲萬年

縣法曹。武德

初上書言事。

就死。無一人異辭者。

以孫伏伽諫議大夫。○帝好騎射。孫伏伽諫。以爲天子居則九門。行則警蹕。非欲苟自尊嚴。乃爲社稷生民之計也。夫走馬射的。乃少年諸王所爲。非今日天子事業也。既非所以安養聖躬。又非所以儀刑後世。臣竊爲陛下不取。帝悅。以伏伽爲諫議大夫。○帝神采英毅。羣臣進見。多失舉指。帝知之。每假以辭色。嘗謂公卿曰。人欲自見其形。必資明鑑。君欲自知其過。必待忠臣。苟其君慢諫自賢。其臣阿諛順旨。君既失國。臣豈能獨全。如隋煬帝廣世基者。亦足以觀矣。公輩宜用此爲戒。事有得失。無惜盡言也。

令吏部四時選集。併省吏員。○隋時選人。十一月集至春而罷。人患其期促。至是吏部侍郎劉林甫奏四時聽選。隨關注擬。人以爲便。帝謂房玄齡曰。官在得人。不在員多。遂併省之。詔文武總六百四十三員。

徵隋秘書監劉子翼不至。○子翼有學行。性剛直。朋友有過。常面責之。李百藥常稱劉四雖復罵人。人終不恨。是歲有詔徵之。辭以母老不至。

以李乾祐爲侍御史。○卻令裴仁軌私役門夫。帝怒。欲斬之。殿中侍御史李乾祐諫曰。法者。陛下所與天下

宮。太後免官。

後復位。卒。贈以風示羣臣。擢爲治書侍御史。帝即位。

高祖大悅。欲

新興公馬三寶

初封新興縣男。進爵爲公。至是卒。謚忠。

山陽公杜德

吳王伏威子。伏威初歸款。高祖封其子才。署禮部員外。奉詔定五禮。律令陰陽。諸書。煬帝初奪爵。成會稽。

俊

中。襲父爵。楊素牛弘愛其德。俊爲山陽公。後坐輔公祏反。削籍。

安平男李百藥

隋安平公德林子也。七歲能屬文。開皇

鐵勒

其先匈奴也。元魏時號高車部。或曰敕勒。訛爲鐵勒。其部落曰同

突厥。統葉護勢衰。其首長

夷男帥部落

於頡利及頡

利政亂。夷男

反攻頡利弱

之。於是諸姓

多叛突厥來

歸者。

同紇

隋日韋紇。其人驍強。初無

首長。逐水草

薛延陀契苾羽都播骨利幹多覽葛

僕骨拔野古

同羅渾思結

斛薛突紇阿

跌日霤。凡十

有五種。皆散

處磧北。臣附

突厥。其後突

厥既亡。惟回

紇與薛延陀

爲最強云。

共也。今仁軌坐輕罪而抵極刑。臣恐人無所措手足矣。帝悅從之。以乾祐爲侍御史。

鴻臚卿鄭元璹還自突厥。○時頡利政亂。薛延陀同紇等部叛之。頡利不能制。會大雪。羊馬多死。民大飢。鴻臚卿鄭元璹使還。言於帝曰。戎狄興衰。專以羊馬爲候。今突厥民飢畜瘦。將亡之兆也。羣臣多勸帝乘間擊之。帝曰。肯盟不信。利災不仁。乘危不武。縱其種落盡叛。六畜無餘。朕終不擊。必待有罪。然後討之。

詔復伏威官爵。仍還德俊。

後授建安郡公。會江都難作。沈法興李子通杜伏威更相滅。百藥荒亂大業中。突厥處羅可汗誅殺敕勒諸部。渠帥數百。輦統乃與僕骨同羅拔野古叛去。自爲俟斤。稱同紇俟斤。百藥與其財力雄北荒。大業中。突厥處羅可汗誅殺敕勒諸部。渠帥數百。輦統乃與僕骨同羅拔野古叛去。自爲俟斤。稱同紇俟斤。百藥與其財力雄北荒。

鄧公竇軌

封。

復封二年。自益州都督名師伏威後悔。遣書輔公祏都督李子奉使殺之。公祏反。或言百藥與同反。高祖大怒。及平。得伏威書乃解。猶貶涇州司戶。帝至涇州。召與論悅之。至是拜中書舍人。封安平文遠智數北縣男。至四年再見。

安邑公裴矩

封七年卒。謚敬。○矩幼孤及長好學有

齊時爲高王文學。隋高祖平江左。詔矩撫嶺南。

武陽男李大亮

以功封。聞喜縣公。煬帝好勤遠略。矩揣帝才暴。隋末著麗玉行軍兵合其意。撰西域圖記三篇。都玉戰敗大奏之。誘高昌亮被衆賊將等圍入城。凡張弼釋之。高破吐谷渾。征祖入關。大亮高飛率皆矩自歸。授士門啓之也。然當今方歲飢。境宇文述處世多盜。大亮招基用事時。紀亡散。撫貧癉。綱汨亂。官以勸墓田。間出賄遷。惟矩挺

轉德善騎射。喜盜鈔。臣於突厥突厥資其財力。雄北荒。大業中。突厥處羅可汗誅殺敕勒諸部。渠帥數百。輦統乃與僕骨同羅拔野古叛去。自爲俟斤。稱同紇俟斤。百藥與其

嗜獵。射戰必身先所向輒摧破。故下皆畏附。時健死。部人立之。母曰烏羅渾。性嚴明。能決平部事。同紇由是浸盛。與薛延陀共攻突厥北邊。頡利欲分設領騎十萬來討。菩薩身將五千騎。破之。馬幾山。追北至天山。大俘其部人。聲震北方。由是附薛延陀。相唇齒

唐太宗

節無穢聲世平會胡賊大頗稱之入唐至大克單馬累遷民部尚請營說其豪書年八十精帥降之高祖明不忘多識開之大悅擢故事見重於金州總管府時云

密公封德彝

徙封六年卒武陽縣男名贈司空謚明○德彝名倫以字行貪險佞內挾數刺人主意陰導而陽合之外謹順居處衣服陋素而交授并州總管官府賄贈很長史時突籌然善矯飾厥數爲邊患

越州都督至是徙交州封授太府卿出爲涼州都督至九年再見

信都男竇靜

高祖初入京號活頡利發樹牙獨樂水上

屠之自如人糧道不屬靜莫能探其膺表請屯田太肺隱刺之亂原以省饋運數進忠策帝歲收粟十萬以爲誠積賜解進檢校并累萬及高祖州大總管帝議廢立德彝即位封縣男改夏州都督固諫止當時語秘無知者制邊有功帝卒後事寢閣嘗諮曰北方至十七年治之務悉以相書侍御史唐委朕無北顧臨追劾姦狀憂矣再遷民帝下其議議部尚書卒謚者謂德彝寵肅于達襲爵極生前而罪暴身後所歷官不可盡奪請還贈改謚以懲憸壬有

諡奪司空前食封改諡爲繆

邢公劉政會

封八年卒諡襄後追徙渝國子玄意襲爵尚南平公主

長道公姜簪

初從高祖平長安封縣公爲泰州刺史撫邊俗以恩信盜賊衰止改守隴州以老去職至是卒諡安子確

至十四年再見

黎公溫大雅

高祖起兵時爲記室參軍及即位遷黃門侍郎隱太子圖亂帝表大雅鎮洛陽須變數陳密畫多所嘉納即位轉禮部封黎國公歲餘卒諡孝○弟大有爲記室與大雅同掌機近武德初累遷中書侍郎封清河

唐太宗

戊子　貞觀二年

春正月長孫無忌罷。○時有密表。稱無忌權寵過盛者。帝以表示之曰。朕於卿洞然無疑。故以示卿。若各懷所聞而不言。則君臣之意有不通。無忌自懼盈滿。求遜位。皇后又內爲之請。帝乃許之。

置六司侍郎左右司郎中。

三月戊寅朔日食。

詔自今大辟。並令兩省四品及尚書議之。○大理進每月囚帳。上命自今大辟。皆令中書門下四品已上及尚書議之。庶無冤濫。既而引囚至岐州刺史鄭善果。帝曰。善果官品不卑。豈可使與諸囚爲伍。自今三品以上犯罪。聽於朝堂俟進止。

關內旱饑。赦天下。○關內旱饑。民多賣子。詔出御府金帛贖以還之。帝嘗謂侍臣曰。古語有之。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再赦。善人喑啞。夫養稂莠者害嘉穀。赦有罪者賊良民。故朕即位以來。不欲數赦。恐小人恃之輕犯憲章故也。至是以連年水旱。赦天下。且曰。使年豐穀稔。天下久安。移災朕身。是所願也。所在有雨。民大悅。

薛公長孫順德　郡公。卒。謚獻。

增封二年。李孝常反。坐與交。削籍爲民。尋復舊邑。未幾。卒。謚襄後追改邢國公。

彭公王君廓　進封八年。爲幽州都督。在州多不法。徵入朝。懼奔突厥。爲野人所殺。追奪官爵。

蜀王愔　進封漢王三年。徙王蜀。不十一年。以平梁師都功。徙齊州都督。至十年再見。

越王泰　嗣封衛王八年。徙封越。爲揚州大都督。再遷雍州牧。左武衛大將軍。至十年再見。

譙公柴紹　進封霍國公。襲長子哲威。萬均。討師都。封譙國。卒。謚襄。子令武。尚巴陵公主。別封襄陽郡公。

巢公錢九隴　封邠國公。七年改封巢。卒。謚勇。

梁梁師都　突厥　永隆十二年。先是頡利可汗以弟泥步唐劉旻表奏師都可取狀。詔爲突利可汗建牙於幽州之北。東方諸皆內屬。頡利之衆皆屬焉。薛延陀突雷弟洛仁斬師都出降。詔以利遣擊之。又梁地爲夏州。大敗。衆驚離攜。洛仁爲右驍衛將軍。朔方郡公。○梁嘗自結於唐。由是陰欲叛。頡利又數徵兵。頡利嗣唐。頡利囚捶之。久乃赦。突利亡。

附　附

夏四月詔收瘗隋末暴骸

突厥突利可汗請入朝○帝謂侍臣曰向者突厥方彊憑陵中夏用是驕恣以失其民今困窮如是朕聞之且喜且懼何則突厥衰則邊境安故喜然朕或失道亦將如此卿曹不惜苦諫以輔不逮

遣右衛大將軍柴紹等討梁師都其下殺之以降以其地爲夏州

六月祖孝孫奏唐雅樂○初上皇命孝孫定雅樂孝孫以爲梁陳之音多吳楚周齊之音多胡夷於是考古聲作唐雅樂凡八十四調三十一曲十二和至是奏之

畿內蝗○帝入苑中見蝗掇數枚祝之曰民以穀爲命而汝食之寧食吾之肺腸遂吞之是歲蝗不爲災

裴虔通除名流驩州○詔以辰州刺史裴虔通煬帝故人身爲逆亂雖更赦令不可牧民除名流驩州又詔宇文化及之黨牛方裕等亦除名徙邊

秋九月令致仕官位在本品之上

詔非大瑞不得表聞

出宮女三千餘人○天少雨中書舍人李百藥言往年雖出宮人無用者尚多陰氣鬱積亦足致旱帝命簡

唐太宗

出之前後三千餘人

冬十月杜淹卒

殺巂州刺史盧祖尚

十一月以王珪爲侍中○故事凡軍國大事中書舍人各執所見雜署其名謂之五花判事中書侍郎中書令省審之給事中黃門侍郎駁正之至是帝謂王珪曰國家本置中書門下以相檢察正以人心所見互有不同論難往來務求至當比來或護己短或避私怨順一人之顏情爲兆民之深患此乃亡國之政卿曹各當徇公忘私勿雷同也帝開居與珪語有美人侍側指示珪曰此盧江王瑗之姬也瑗殺其夫而納之珪避席曰陛下以盧江納之爲是耶非耶帝曰殺人而取其妻卿何問是非對曰昔齊桓公知郭公之所以亡由善善而不能用然棄其所言之人管仲以爲無異於郭公今此美人尚在左右臣以爲聖心是之也帝悅即出之

諮舉堪縣令者○帝曰爲朕養民者惟在郡督刺史朕嘗疏其名於屏風坐臥觀之得其在官善惡之跡皆注於名下以備黜陟縣令尤爲親民不可不擇乃命五品以上各舉堪縣令者以名聞

燕王祐

封三年卒謚

進封楚王三年徙封燕王○祐子敬同襲爵

十年再見

安吉公杜淹

封三年卒謚

楚王靈龜

先是以帝子

寬嗣楚王智雲早卒國除

至是又以濟讓欲往事隱太子房玄齡白帝引用之

西突厥

統葉護可汗負其彊不以恩結下衆多叛去伯父莫賀咄殺統葉護自立是爲屈利俟毗可汗國人不服弩矢畢部推泥孰莫賀設爲可汗泥孰不可時統葉護之子咥力

於突利突利不與表請入朝

姓利之弟子

祕嗣降爲公子承況嗣

衛王保定

先是以宜都王泰奉衛王州刺史帝以泰既徙封越王霸祇至是祖尚廉平公直欲遣鎮撫更以宗室西平王瓊子保定嗣而復悔之以疾辭帝遣杜如晦等諭旨祖尚固辭帝大怒曰我使人不行何以爲政命斬

弋陽公盧祖尚

封十年爲巂州刺史帝以諭以各守部分勿復相攻於是西域諸國及敕勒先役屬西突厥者皆叛

朝而無清白名獲譏當世云

特勒避禍亡在康居泥孰迎而立之是爲乙毗鉢羅肆葉護可汗與莫賀咄相攻連兵不息俱遣使請長於唐帝不許

薛延陀

突厥北邊諸

詔自今奴告主者斬之

於朝堂尋悔之命復其官蔭

姓多叛頡利歸薛延陀共推夷男爲可汗夷男不敢當唐方圖頡利乃遣使間道冊拜夷男爲真珠毘伽可汗賜以鼓纛夷男大喜遣使入貢樹牙鬱督軍山直京師西北六千里東至靺鞨西至西突厥南接沙磧北至俱倫水回紇拔野古阿跌同羅僕骨霫諸部皆屬焉

契丹

部酋摩會帥部落降於唐突厥頡利可汗不欲外夷與唐合乃遣使請以梁師都易契丹帝不許

黑水靺鞨

始附於唐所獻有常以其地爲燕州

唐太宗

己丑　貞觀三年

春正月耕藉東郊。

裴寂卒。

二月以房玄齡杜如晦爲僕射。魏徵守秘書監。參預朝政。○玄齡明達吏事。輔以文學。夙夜盡心。惟恐一物失所。用法寬平。聞人有善。若己有之。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己長格物。與如晦引拔士類。常如不及。帝每與玄齡謀事。必曰非如晦不能決。及如晦至。卒用玄齡之策。蓋玄齡善謀。如晦能斷也。二人同心徇國。故唐世稱賢相。推房杜焉。○或告魏徵私其親戚。帝使御史大夫溫彥博按之。無狀。帝以徵不避嫌疑。讓之。曰自今宜存形迹。魏徵曰君臣同體。宜相與盡誠。若但存形迹。則國之興喪。未可知也。臣不敢奉詔。帝曰吾已悔之。徵再拜曰臣幸得奉事。願使臣爲良臣。勿使臣爲忠臣。帝曰忠良有異乎。對曰稷契皐陶。君臣協心。俱享尊榮。所謂良臣。龍逢比干。面折廷諍。身誅國亡。所謂忠臣。帝悅。○帝問魏徵曰人主何爲而明。何爲而暗。對曰兼聽則明。偏信則暗。人君兼聽廣納。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矣。帝曰善。○言事

周王元方

封九年。辛。無封十三年。爲頡利可汗。闖司空。坐與妖薛延陀入貢。鮮卑故地。重人交通。免官。懼遣使稱臣。京師東北四帝數之曰。計於朝。請尚公千里。與突厥公勳庸。安得主帝以頡利同俗。逐水草至此。武德之既請和親。復畜牧。無賦入際貨賂公行。援梁師都。乃以射獵爲貴紀綱紊亂。皆命李靖統諸喜戰鬬。兵有公之由也。尋軍來詣。突厥五部。部一俟復有罪。流靜俟斤九人。帥斤主之。是歲州會山羌作三千騎降唐。始朝於唐亂。或言劫寂十一月。侵河爲主。帝曰寂西爲蕭州刺當死。我生之。史公孫武達等所敗。已而麾會復入朝必不然也。既而闇寂帥家又爲任城王賜鼓纛。田是僮破。眹帝思道宗所破。○有常其佐命之功。

魏公裴寂　突厥　奚　東胡種也。居

突利可汗入

者多請帝親覽奏表以防壅蔽帝以問魏徵對曰斯人不知大體必使陛下一一親之豈惟朝堂州縣之事亦當親之矣○帝謂侍臣曰人言天子至尊無所畏憚朕則不然上畏皇天之鑒臨下憚羣臣之瞻仰兢兢業業猶恐不合天意未副人望魏徵曰此誠致治之要願陛下謹終如始則善矣○房玄齡王珪掌內外官考侍御史權萬紀奏其不平帝命推之魏徵諫曰二人素以忠直被委任所考既多其間能無一二不當然察其情終非阿私且萬紀比在考堂曾無駁正及身不得考乃始陳論此非竭誠徇國也今推之未足稱益朝廷徒失委任大臣之意臣所愛者治體非敢私二臣也帝乃釋不問

三月帝錄囚有劉恭者頸有勝文自云當勝天下坐是繫獄帝曰若天將興之非朕所能除若無天命勝文何爲乃釋之

夏四月上皇徙居大安宮帝始御太極殿

六月以馬周爲監察御史○柱平人馬周客遊長安舍於中郎將常何之家會以旱求言何武人不學周代之陳便宜二十餘條帝怪問之何對曰此臣家客馬周爲臣具草耳帝即召見與語甚悅除監察御史以

徵入朝會卒朝

贈河東郡公子律師嗣尚臨海長公主

回紇

遣使入貢

頡利發善隆始入朝獻方物

鞅鞨

遣使入貢

東謝

酋長謝元深入朝

南謝

酋長謝强入朝○諸謝皆南蠻別種在大罪者斬之小罪者鞭之黔州之西唐夷男甚喜

薛延陀

酋長謝元深入朝

南謝

帝追復劉文靜官爵以其子樹義襲封

魯公劉樹義

酋長謝强入朝○諸謝皆南蠻別種在大罪者斬之小罪者鞭之黔州之西唐夷男甚喜

薛延陀

昆伽可汗夷男遣統特勒入貢帝賜以寶刀寶鞭謂曰卿所部有主然怨父不得死謀反誅

酋長謝强入朝○諸謝皆南蠻別種在大罪者斬之小罪者鞭之黔州之西唐夷男甚喜

薛延陀

昆伽可汗夷男遣統特勒入貢帝賜以寶刀寶鞭謂曰卿所部有主然怨父不得死謀反誅

酋長謝强入朝○諸謝皆南蠻別種在大罪者斬之小罪者鞭之黔州之西唐夷男甚喜

薛延陀

昆伽可汗夷男遣統特勒入貢帝賜以寶刀寶鞭謂曰卿所部有主然怨父不得死謀反誅

酋長謝强入朝○諸謝皆南蠻別種在大罪者斬之小罪者鞭之黔州之西唐夷男甚喜

薛延陀

昆伽可汗夷男遣統特勒入貢帝賜以寶刀寶鞭謂曰卿所部有主然怨父不得死謀反誅

何爲知人賜絹三百匹

秋八月己巳朔日食

冬十一月以荀悅漢紀賜涼州都督李大亮○帝遣使至涼州都督李大亮有佳鷹使者讒使獻之大亮密表曰陛下久絕畋遊而使者求鷹若陛下之意深乖昔旨如其自擅乃是使非其人帝悅手詔褒美賜以荀悅漢紀

以李靖爲定襄道行軍總管統諸軍討突厥

十二月突厥突利可汗入朝○帝曰往者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突厥朕常痛心今單于稽顙庶幾可雪前恥矣昔人謂禦戎無常策朕今治安中國而四夷自服豈非常策乎

杜如晦罷○以疾遜位故也

閏月譽酋謝元深等來朝○時遠方諸國來朝貢者甚衆服裝詭異中書侍郎顏師古請作王會圖以示後從之是歲戶部表中國人自塞外歸及四夷前後降附者男女一百二十餘萬口

濮州刺史龐相壽有罪免○相壽坐贓免帝以其秦府舊人復其官魏徵曰秦府左右甚多若人人皆恃恩私則爲善者懼矣帝悅謂相壽曰我昔爲一府主今

黎陽公王志拔野古

一日拔曳固漫散磧北地

寧

隋末爲寇氏縣長山東盜

黎陽公王志拔野古

一日拔曳固漫散磧北地

寧

隋末爲寇氏縣長山東盜

黎陽公王志拔野古

一日拔曳固漫散磧北地

寧

隋末爲寇氏縣長山東盜

黎陽公王志拔野古

一日拔曳固漫散磧北地

寧

隋末爲寇氏縣長山東盜

僕骨

千里直僕骨東鄰於緊轠高車之別種也

僕骨

千里直僕骨東鄰於緊轠高車之別種也

僕骨

千里直僕骨東鄰於緊轠高車之別種也

僕骨

千里直僕骨東鄰於緊轠高車之別種也

同羅

在薛延陀北

同羅

在薛延陀北

同羅

在薛延陀北

同羅

在薛延陀北

拔野古

起奚官踞高祖入關率羣從迎謁長春宮授元帥府射少耕覆屈俗大抵鐵勒也至是與僕骨同入朝

拔野古

起奚官踞高祖入關率羣從迎謁長春宮授元帥府射少耕覆屈俗大抵鐵勒也至是與僕骨同入朝

拔野古

起奚官踞高祖入關率羣從迎謁長春宮授元帥府射少耕覆屈俗大抵鐵勒也至是與僕骨同入朝

拔野古

起奚官踞高祖入關率羣從迎謁長春宮授元帥府射少耕覆屈俗大抵鐵勒也至是與僕骨同入朝

祥洞

酋長謝能羽帳戶六萬兵萬人俗嗜獵貢詔以祥洞爲祥州

祥洞

酋長謝能羽帳戶六萬兵萬人俗嗜獵貢詔以祥洞爲祥州

祥洞

酋長謝能羽帳戶六萬兵萬人俗嗜獵貢詔以祥洞爲祥州

祥洞

酋長謝能羽帳戶六萬兵萬人俗嗜獵貢詔以祥洞爲祥州

党項

漢西羌別種魏晉後微甚周滅宕昌鄧至而党項始彊其地古析支也東距松州西葉護南以東謝爲應州南謝爲莊州隸黔州都督

党項

漢西羌別種魏晉後微甚周滅宕昌鄧至而党項始彊其地古析支也東距松州西葉護南以東謝爲應州南謝爲莊州隸黔州都督

党項

漢西羌別種魏晉後微甚周滅宕昌鄧至而党項始彊其地古析支也東距松州西葉護南以東謝爲應州南謝爲莊州隸黔州都督

党項

漢西羌別種魏晉後微甚周滅宕昌鄧至而党項始彊其地古析支也東距松州西葉護南以東謝爲應州南謝爲莊州隸黔州都督

魏公房玄齡

進封邢國公四年更封魏

魏公房玄齡

進封邢國公四年更封魏

魏公房玄齡

進封邢國公四年更封魏

魏公房玄齡

進封邢國公四年更封魏

党項

漢西羌別種魏晉後微甚周滅宕昌鄧至而党項始彊其地古析支也東距松州西葉護南以東謝爲應州南謝爲莊州隸黔州都督

党項

漢西羌別種魏晉後微甚周滅宕昌鄧至而党項始彊其地古析支也東距松州西葉護南以東謝爲應州南謝爲莊州隸黔州都督

党項

漢西羌別種魏晉後微甚周滅宕昌鄧至而党項始彊其地古析支也東距松州西葉護南以東謝爲應州南謝爲莊州隸黔州都督

党項

漢西羌別種魏晉後微甚周滅宕昌鄧至而党項始彊其地古析支也東距松州西葉護南以東謝爲應州南謝爲莊州隸黔州都督

同羅

在薛延陀北

同羅

在薛延陀北

同羅

在薛延陀北

同羅

在薛延陀北

僕骨

帝特詔預宴亦日僕固在因加散騎常侍太子左庶子封縣公至十七年再見

僕骨

帝特詔預宴亦日僕固在因加散騎常侍太子左庶子封縣公至十七年再見

僕骨

帝特詔預宴亦日僕固在因加散騎常侍太子左庶子封縣公至十七年再見

僕骨

帝特詔預宴亦日僕固在因加散騎常侍太子左庶子封縣公至十七年再見

唐太宗

多覽鳶之東俗梗鞏難名率至是入朝

唐太宗

多覽鳶之東俗梗鞏難名率至是入朝

唐太宗

多覽鳶之東俗梗鞏難名率至是入朝

唐太宗

多覽鳶之東俗梗鞏難名率至是入朝

党項

漢西羌別種魏晉後微甚周滅宕昌鄧至而党項始彊其地古析支也東距松州西葉護南以東謝爲應州南謝爲莊州隸黔州都督

党項

漢西羌別種魏晉後微甚周滅宕昌鄧至而党項始彊其地古析支也東距松州西葉護南以東謝爲應州南謝爲莊州隸黔州都督

党項

漢西羌別種魏晉後微甚周滅宕昌鄧至而党項始彊其地古析支也東距松州西葉護南以東謝爲應州南謝爲莊州隸黔州都督

党項

漢西羌別種魏晉後微甚周滅宕昌鄧至而党項始彊其地古析支也東距松州西葉護南以東謝爲應州南謝爲莊州隸黔州都督

唐太宗

春桑迷桑等羌北吐谷渾處山谷崎嶇大抵三千里姓別爲部不

唐太宗

春桑迷桑等羌北吐谷渾處山谷崎嶇大抵三千里姓別爲部不

唐太宗

春桑迷桑等羌北吐谷渾處山谷崎嶇大抵三千里姓別爲部不

唐太宗

春桑迷桑等羌北吐谷渾處山谷崎嶇大抵三千里姓別爲部不

為天下主不得獨私故人賜皆遣之

庚寅　貞觀四年

春二月李靖破突厥於陰山頡利可汗遁走以溫彥博為中書令戴胄參預朝政蕭瑀參議朝政三月四夷君長詣闕請帝為天可汗許之○是後以璽書賜西北君長皆稱天可汗

蔡公杜如晦卒○如晦疾篤帝遣太子問疾又自臨視之及卒帝語及必流涕謂房玄齡曰公與如晦同佐朕今獨見公不見如晦矣

夏四月行軍副總管張寶相擒突厥頡利可汗以獻○頡利至京師帝御樓受俘數其罪而釋之館之太僕廩賜甚厚上皇聞之歎曰漢高祖困白登不能報今我子能滅突厥吾付託得人復何憂哉突厥既亡其部落或北附薛延陀或西奔西域其降唐者尚十萬口諸羣臣議區處之宜溫彥博請準漢建武故事置於塞下順其土俗以實空虛之地使為中國扞蔽魏徵以為戎狄人面獸心捍則請服彊則叛亂若留之中國數年之後蕃滋倍多必為腹心之疾西晉之禍前事之明鑑也宜縱之使還故土便彥博曰王者之於萬物天覆地載靡有所遺今突厥以窮來歸奈何

任城王道宗　代公李靖

進封九年為封永康縣公大同道行軍十年以破突利可汗賜封六百戶還為刑部尚書至十一年再見

虞公溫彥博

封西河郡公十三年武德中陷突厥帝即位突厥歸款得還累遷中書侍郎至是遷中書令封國公至十一年再見

突厥

李靖進屯惡陽嶺夜襲頡利頡利大驚徙牙磧口靖遣諜離頡利心腹頡利所親康蘇密等以隋蕭后及楊政道降於唐頡利敗鼠鐵山兵猶數萬令執失思力請舉國內附帝詔鴻臚卿唐儉等持節慰撫之靖知儉在突厥頡利必安乃

至十一年再見

多覽葛之東距京師七千里而贏至是入朝

白霫

居鮮卑故地直京師東北五千里與同元璹諭細封羅僕固接地屬唐帝璽書二千里慰撫步賴因兵萬人至是入朝

渾

在諸部最南者是時有俟利發阿貪支款塞內附

相統一有細氏野辭氏房氏當氏米禽氏拓拔氏皆大姓也至是唐會州都督薛元璹諭細封部內表二千里山繚其外勝入朝以其地為甘州即授刺史其後諸酋長悉內屬以其地為崐崙奉巖遠四州即首領拜刺史

棄之若敝其死亡授以生業數年之後悉爲吾民選其酋長使入宿衛畏威懷德何後患之有帝卒用彦博策處突厥降衆東自幽州西至靈州分突利故地爲四州又分頡利之地爲六州左置定襄右置雲中二都督府以統其衆其酋長皆拜官有差五品以上百餘人因而入居長安者近萬家

詔訟不決者聽於東宮上啓不服然後聞奏

加李靖光祿大夫○御史大夫蕭瑀勃奏靖御軍無法詔付法司推之詔勿劾及靖入見頓首謝帝曰朕錄公之功赦公之罪乃加靖左光祿大夫賜絹千匹既而謂曰前者人或讒公今朕已悟公勿以爲懷復賜絹二千匹

六月修洛陽宮○給事中張玄素上書曰洛陽未有巡幸之期而預修宮室非今日之急務也且陛下初平洛陽凡隋氏宮室之侈麗者皆令毀之曾未十年復加營繕何前日惡之而今日效之也且以今日財力何如隋世陛下役瘡痍之人襲亡隋之弊恐又甚於煬帝矣帝謂玄素曰然則何如乘紙對曰若此役不息亦同歸於亂耳帝歎曰吾思之不熟乃至於是顧謂房玄齡曰玄素所言有理可即罷之後以事至洛陽雖露居亦無傷

秋七月甲子朔日食

敕百司諮敕未便者皆執奏○上問房玄齡蕭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對曰文帝勤於爲治臨朝或至日昃五品以上引坐論事衛士傳餐而食雖性非仁厚亦勵精之主也上曰公得其一未知其二文帝不明而喜察不明則照有不通喜察則多疑於物事皆自決不任羣臣一日萬幾豈能一一中理羣臣既知主意則惟取決受成雖有愆違莫敢諫諍此所以二世而亡也朕則不然擇天下賢才委之百官使思天下之事闕由宰相審熟便安然後奏聞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敢不竭心力以修職業何憂天下之不治乎因敕百司自今諮敕未便者皆應執奏毋得阿從不盡已意

以李綱爲太子少師蕭瑀爲太子少傅○李綱有足疾上賜以步輿使之乘至閤下每至東宮太子親拜之先是上命蕭瑀與宰相參議朝政瑀氣剛而辭辯房玄齡等皆不能抗玄齡等嘗有微過瑀劾奏之上皆不問瑀由此快快既爲少傅遂罷御史大夫不復預聞朝政

蔡公杜如晦

進封五年卒贈司空謚成侯沙鉢羅部落將奔吐谷渾唐任城王道宗引兵來逼頡利爲行軍副總管張寶相所獲漠南之地遂空○思結俟斤帥衆四萬降唐○突利可汗之入朝也帝禮待甚厚拜右衛大將軍封北平郡王食戶七百

鄒公張公謹

封定遠郡公五年爲代州都督上言突厥可取狀帝然其謀使副李靖平突厥以功進封國公至六年再見

武昌公戴胄

初封武昌縣男至是以檢校吏部尚書參預朝政進爵郡公至七年再見

武安公薛萬徹

封武安縣公十三年從李勣襲擊突厥盡獲突厥之衆頡利得千里馬先走往後困詔功臣世襲追贈密州刺史徙國萊子構位慈州刺史次子荷尚城陽公主與太子承乾謀反誅構亦貶死嶺表

管公任瓌

封十三年卒

至是以爲順州都督使帥其部落之官後入朝死并州道中年二十九子賀邏鶻嗣○突利弟欲谷設初奔高昌至是降唐○唐以阿史那蘇尼失爲懷德郡王尼失者啓民可汗弟也始畢以爲沙鉢羅設帳部五萬牙直靈州西北姿雄趫以仁惠御下人多歸之

以李大亮爲西北道安撫大使○西突厥部落散在伊吾詔以李大亮爲安撫大使貯糧積口以賑之大亮言懷遠者必先安近中國如根本四夷如枝葉疲中國以奉四夷猶拔本根以益枝葉也今招致西突厥但有勞費未見有益況河西州縣蕭條不堪供億不如罷之其或自立君長求內屬者羈縻受之使居塞外爲中國藩蔽此乃施虛惠而收實利也上從之

詔定常服差等○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五品服緋六品七品服綠八品服青婦人從其夫色

以李靖爲右僕射○靖性沈厚每與時宰參議恂恂似不能言

九月瘞長城南隋人暴骨禁胡牧於古明君賢臣烈士之墓者

以張儉檢校代州都督○思結部落饑貧儉招集之其不來者仍居磧北親屬私相往還儉亦不禁及儉代去思結將叛詣儉察之儉單騎說諭徙之代州即以儉檢校代州都督儉因勸使營田歲大稔儉又恐其蓄積多有異志奏請和糴以克邊儲部落喜營田轉力而邊備實焉

冬十一月以侯君集參議朝政

除鞫背刑○上讀明堂鍼灸書六人五臟之系咸附於背故有是命

高昌王麴文泰入朝○文泰入朝西域諸國皆因文泰請朝上令文泰使人迎之魏徵諫曰昔光武不聽西域送侍子置都護以爲不以蠻夷勞中國前者文泰之來緣道供億甚苦若諸國皆來將不勝其弊姑聽其商賈往來與邊民交市則可矣儻以賓客遇之非中國之利也時所使人已行上遽止之

大有年○上之初即位也嘗與羣臣語及教化上曰今承大亂之後恐斯民未易化也魏徵對曰不然久安之民驕佚驕佚則難教經亂之民愁苦愁苦則易化譬猶饑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也上深然之封德彝曰三代以還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蓋欲化而不能豈能之而不欲邪魏徵書生未識時務信其虛論必敗國家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湯武皆承大亂之後身致太平若謂古人淳樸漸致澆漓則至於今日當悉化爲鬼魅矣人主安得而治之上卒從徵言元年關中饑米斗直絹一匹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上勤而撫之民雖東西就食未嘗嗟怨是歲天下大稔流散者咸歸鄉里米斗不過三四錢終

唐太宗

公食戶三百

卒贈輔國大將軍

靖討突厥以功授統軍進爵郡公至十五年再見

竇公史大奈

大奈本西突厥特勒也隋世同處羅可汗入朝從煬帝伐遼積勞爲金紫光祿大夫後分其部於樓煩高祖與太原大奈提其衆隸麾下從平長安賜姓史景功擢右武衛大將軍封國

頡利攻鄜蘇尼失獨不貳頡利以爲小可汗頡利敗鄜尼失舉衆內附授北寧州都督右衛大將軍封懷德王又以阿史那思摩爲懷化郡王思摩者頡利族人也性開敏善占對始畢處羅皆愛之武德初數爲使如唐高祖嘉其誠封和順郡王及頡利敗諸部皆

納款思摩獨晉與頡利俱擒帝以爲忠授右武候大將軍北開大都督使統頡利故部居河南徙德化郡王

西突厥

肆葉護可汗既先可汗之子爲衆所附莫賀咄可汗所部酋長多來歸肆葉護引兵擊莫賀咄莫賀咄兵敗逃於金山

歲斷死刑纔二十九人東至於海南及五嶺皆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於道路焉帝謂長孫無忌曰貞觀之初議者皆云人主當獨運威權不可委之臣下又宜震耀威武征討四夷惟魏徵勸朕偃武修文中國既安四夷自服朕用其言今頡利成擒其酋長並帶刀宿衞皆襲衣冠徵之力也但恨不使封德彝見之耳徵再拜謝曰此皆陛下威德臣何力之有焉帝曰朕能任公公能稱朕所任則其功豈獨在朕乎○上謂侍臣曰朕有二喜一懼比年豐稔斗粟三錢一喜也北虜久服邊部無虞二喜也治安則驕侈易生驕侈則危亡立至此一懼也房玄齡奏閱府庫甲兵遠勝隋世上曰甲兵武備誠不可闕煬帝甲兵豈不足耶卒亡天下若公等盡力使百姓父安此乃朕之甲兵也

為泥孰設所殺諸部共推肆葉護為大可汗

契丹

營州都督薛萬淑遣契丹酋長貪設拆說諭東北諸夷奚霫室韋等十餘部皆內附

伊吾

漢宜禾都尉所治商胡雜居人驍悍土良沃勝兵千附於鐵勒隋末內屬置伊吾郡天下亂復臣突厥至是城主朝於唐舉所屬七城內附詔以其地為西伊州

林邑

遣使入貢

高麗

王遣使如唐賀平突厥并上封域圖

高昌

王麴文泰入朝禮賜甚厚

唐太宗

辛卯　貞觀五年

春正月。詔僧道致拜父母。

皇太子冠。○有司言皇太子冠用二月吉。請造兵備儀。

使上曰。東作方興。宜改用十月。少傅蕭瑀奏據陰陽書。不若二月。上曰。吉凶在人。若動依陰陽。不顧禮義。吉可得乎。循正而行。自與吉會。農時急務。不可失也。

詔諸州刻創京觀。加土爲墳。

以金帛賜突厥贖男女八萬口。

夏六月。新昌公李綱卒。

秋八月。遣使詣高麗葬隋戰士。

殺大理丞張蘊古。○河內人李好德有心疾。爲妖言。大理丞張蘊古按之。奏好德寔被疾。不當坐。治書侍御史權萬紀劾奏蘊古相州人。而好德兄厚德爲其刺史。故蘊古阿意縱之。上怒。斬之。既而悔之。因詔自今有死罪。雖令即決。仍三復奏。乃行刑。萬紀與侍御史李仁發俱以告訐有寵。大臣數被譴怒。魏徵諫曰。此等小人。不識大體。以訐爲直。以讒爲忠。陛下非不知其無堪。但取其無所避忌。欲以警策羣臣耳。而彼挾恩依勢。逞其姦讒。凡所彈射。皆非有罪。陛下縱未能

鄫王元裕　以皇弟始封。至十年再見。

謙王元名　以皇弟始封。至十一年再見。

魏王靈夔　以皇弟始封。至十年再見。

許王元祥　以皇弟始封。至十一年再見。

新昌公李綱　高祖平京師。封縣公。至是卒。謚貞○綱少慷慨。尚風節。始名瓊。慕張綱爲人。改焉。初爲周齊王憲參軍。宣帝將殺憲。召僚屬誡左其罪。綱矢死無撓。辭綱孫安仁。安靜。亦俱以義烈顯。自綱五世同居。世稱李氏不衰。

附

先是國王伯雅。隋時嘗妻以咸屬宇文氏女。號華容公主。至是宇文求預宗籍。有詔賜氏李。更封常樂公主。

龜茲　王蘇伐叠遣使入貢。

鼸薛　靈州鼸薛爲任城王道宗所破。

室韋　契丹別種。東胡之北邊蓋丁零國中也。地據黃龍北。傍碕越河。直京師東北七千里。國中無君長。惟大酋號莫賀咄攝莞部衆而附於突厥。至是始貢豐貂於唐。

舉善以厲俗奈何昵奸以自損乎上默然既而萬紀等皆得罪。

九月修洛陽宮。○民部尚書戴胄表諫。以皇弟始封。封十年。自高以亂離甫爾百姓彫瘵營造不已勞費難堪。上甚嘉之。既而竟命將作大匠竇璡修之。璡鑿池築山彫飾華靡上怒遽命毀之免璡官。

帝獵於後苑。○上遂冤於後苑。將軍執失思力諫曰天命陛下爲華夷父母奈何自輕上又將逐鹿思力脫巾解帶跣而固諫。上爲之止。

冬十月詔議封建。○初上問公卿以享國久長之策。蕭瑀對曰三代封建而長久秦孤立而速亡。上以爲然。今羣臣議之。魏徵以爲京畿稅少多資畿外。若盡以封建經費頓闕。又燕秦趙代俱帶外夷若有警急追兵內地難以奔赴。李百藥以爲勳戚子孫皆有民社易世之後將驕淫自恣攻戰相殘害民尤深不若守令之迭居也。顏師古以爲不若分王宗子勿令過大。聞以州縣雜錯而居互相維持。足扶京室。爲置官寮皆省司選用法令之外不得擅作威刑。朝貢禮儀具以皇子始封。爲條式一定此制。萬代無虞於是詔宗室勳賢宜令至十年再見。計令其子嗣戴還省益卒作鎮藩部貽厥子孫。所司明爲條例定等級以聞。

密王元曉

以皇弟始封。封十年。自高至十年再見。

梁王愔

以皇子始封。至十年再見。

鄭王惲

以皇子始封。至十年再見。

漢王貞

以皇子始封。至十年再見。

申王慎

以皇子始封。至十年再見。

代王簡

以皇子始封。

江王囂

以皇子始封。

晉王治

以皇子始封。

耿公馮盎

封十年。自高至十年再見。州入朝宴賜甚厚。未幾羅竇諸洞獠叛詔益帥衆二萬爲諸軍先鋒賊據險諸軍不得進益持弩語左右曰矢盡勝負可知矣發七矢斃七人賊退走益縱兵乘之斬首千餘級帝美其功賞賜不勝計令其子智戴還省益卒智戴勇而有謀能撫衆得士死力酋帥皆樂屬之

新羅

王真平獻美女二人於唐。帝曰此林邑獻鸚鵡猶能自言苦寒思歸其國況二女遠別親戚乎付使者歸之。真平尋死無子。立眞平女善德爲王詔贈眞平左光祿大夫贈物百段。

林邑

獻五色鸚鵡。詔付使者歸之。

日本

古倭奴也。去京師萬四千里。直新羅東南。在海中島而居。國無城郭。聯木爲柵。落以草茨屋。左右小島五十餘。皆自名國而臣附日本。俗多女少男。有文字。尚浮屠法。官制十有二等。國王姓阿每氏。隋開皇末始與中國通。至

十二月開覺項之地爲十六州。○覺項內屬者前後三十萬口。

制自今決死刑者皆覆奏。決日徹樂減膳。○上謂侍臣曰古者刑人君爲之徹樂減膳。朕庭無常設之樂。至十七年再常爲之不啖酒肉。但未有著令耳。於是制行刑之日見尚食勿進酒肉內教坊及太常不舉樂。皆令門下覆視有據法當死而情可矜者。錄狀以聞。由是全活甚衆。○上又謂執政曰朕常恐因喜怒妄行賞罰。故欲以公等極諫。公等亦宜受人諫。不可以己之所欲。惡人違之。苟自不能受諫。安能諫人。

康國求內附。○康國求內附。上曰前代帝王。好招來絕域。以求服遠之名。無益於用。而廢弊百姓。今康國內附。倘有急難。於義不得不救。師行萬里。豈不疲勞。以皇子始封。百姓以取虛名。朕不爲也。遂不受。上謂侍臣曰。治國如治病。病雖愈。尤宜將護。倘遽自放縱。病復作。則不可救矣。今中國幸安。四夷俱服。誠自古所稀。然朕日慎一日。惟懼不終。故欲數聞卿輩諫爭也。魏徵曰內外治安。臣不以爲喜。惟喜陛下居安思危耳。

高州總管馮盎入朝。○盎有地方二千里。爲治勤明。所部愛之。

唐太宗

賜左驍衛大將軍荊州都督子三十人。○智戴勇而有謀。能撫衆得士死力。酋帥皆樂屬之。

之。

唐太宗

附附

壬辰　貞觀六年

春正月乙卯朔日食。

羣臣請封禪不已上欲從之魏徵獨以爲不可曰今戶口未復倉廩尚虛車駕東巡供頓勞費又伊洛以東灌莽極目而遠夷君長皆當扈從此乃引戎狄入腹中而示之以虛弱也況賞賚不貲未厭遠人之望給復連年不償百姓之勞崇虛名而受實害陛下將焉用之會河北數州大水事遂寢。

三月如九成宮。○上幸九成宮避暑御史馬周上疏曰。竊無後中宗大安宮在城西制度卑小而車駕獨爲避暑之行是神龍初以吳太上皇晉暑中而陛下居京處也溫清之禮竊有未安願亟增修大安以稱中外之望。

以長樂公主嫁長孫沖。○長樂公主將出降敕有司資送倍於永嘉長公主魏徵諫曰昔漢明帝欲封皇子曰我子豈得與先帝子比皆令半楚淮陽今奈何資送公主反倍於長主乎上入告皇后歎曰妾聞陛下稱重魏徵不知其故今觀其引禮義以抑人主之私情乃知真社稷之臣也因請遣中使厚賜徵且語之曰聞公正直乃今見之願公常秉此心勿轉移也。

鄫王元亨　永寧公主珪　突厥　焉者

封十三年爲封永興縣男

金州刺史卒六年進霄郡公至十三年再見。

頡利不室處。

常設穹廬庭中久鬱鬱不自慊與家人相對悲泣。

貌羸憊帝見之以貙而憐之以貙四千勝兵二千常役屬西州地多麋鹿可以游獵乃突厥土宜黍以爲貙州刺史頡利辭不祝髮色衣尚願往遂授右衛大將軍賜王龍突騎支美田宅。

直京師西七千里而贏橫六百里縱四百里東高昌。

江王囂

封二年卒謚嗣江王奉囂

江公陳叔達

封十五年貞觀初免官至卒謚繆久之更謚忠。

鄒公張公謹

進封三年爲襄州都督卒於官謚襄後

西突厥

肆葉護可汗末閉塞道由高昌突騎支

是遣使入朝帝矜其遠詔有司毋拘歲貢遣新州刺史高仁表來諭與王爭禮不平不肯宣命而還久之更附新羅。

康

求附於唐帝卻不受俄又遣使獻獅子歎帝珍其遠命廣世南作賦自是歲入貢致金桃銀桃諸合植苑中。

上嘗罷朝。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后問為誰。上曰。魏徵每庭辱我。后退具朝服曰。妾聞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賀。上乃悅

置三師官。

夏四月。鄒公張公謹卒。

秋閏七月。宴近臣於丹霄殿。○上宴近臣於丹霄殿。長孫無忌曰。王珪魏徵。昔日仇讐。不謂今日得同此宴。上曰。徵珪盡心所事。故我用之。然徵每諫。我不從。我與之言。輒不應。何也。魏徵對曰。臣以事為不可。故諫。若陛下不從。而臣應之。則事遂施行。故不敢應。上曰。應而復諫。何傷。對曰。昔舜戒羣臣。爾無面從。退有後言。臣心知其非。而口應陛下。乃面從也。豈稷契事舜之意耶。上大笑曰。人言魏徵舉止疎慢。我視之更覺嫵媚。正為此耳。徵起拜謝曰。陛下開臣使言。故臣得盡其愚。若陛下拒而不受。臣何敢數犯顏色乎。○上謂王珪曰。玄齡以下。卿宜悉加品藻。且自謂與數子何如。曰。玄齡奉國。知無不為。臣不如玄齡。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數奏詳明。出納唯允。臣不如彥博。處繁治劇。衆務畢舉。臣不如戴胄。恥君不如堯舜。以諫諍為已任。臣不如魏徵。至於激濁揚清。嫉惡

追改鄒國公。

于大素大安。所賜肆葉護以便往來。帝孫悰俱以文學歷顯秩。

陀為薛延陀請復開磧路。

有乙利可汗。昌懷恨大掠焉耆邊境。

蘧以非其族類誅滅之由。

于闐

是諸部皆不自保。又忌泥孰詮欲圖之。曰西山城勝兵四千人。有設卑達官。與玉河國人夜爭矢畢二部。視月光盛處攻之。肆葉護必得美玉。王輕騎齊康居。居繪室。俗機憂死。國人迎巧言。迂大喜。泥孰於焉者。事秩神。浮屠而立之。是為法。然貌恭謹。咄陸可汗。可相見皆跪。凡汗父莫賀設。

距京師九千七百里。其居孰陰欲圖之。曰西山城勝兵四千人。有設卑達官。與玉河國人夜爭矢畢二部。視月光盛處攻之。肆葉護必得美玉。王輕騎齊康居。居繪室。俗機憂死。國人迎巧言。迂大喜。泥孰於焉者。事秩神。浮屠而立之。是為法。然貌恭謹。咄陸可汗。可相見皆跪。凡汗父莫賀設。得問遺書戴

好善臣於數子。亦有微長。上深以為然。衆亦服其確論。○上曰。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衆。或以勇力。或以辯口。或以諂諛。或以奸詐。或以嗜慾。輻輳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寵祿。人主少解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

九月。如慶善宮。○慶善宮。上生時故宅。因宴賦詩。被之管絃。命曰功成慶善樂。使童子八佾為九功之舞。凡大宴會。與破陳樂。偕奏於庭。

冬十一月。以陳叔達為禮部尚書。○帝謂叔達曰。卿武德中有讜言。故相報。對曰。臣見隋室父子相疑。以亡當日之言。非為陛下。乃社稷之計耳。

本隸統葉護。於首乃發之者。武德時朝。自漢武以來。唐帝與之盟。中國詔書符約為昆弟。死。節國王傳以而泥孰代之。相授人喜歌。既立。遣使詣。舞工紡績王闕。不敢當可。姓尉遲氏名。汗鼠帝遣鴻。臚卿劉善因。厥至是遣使持節冊立泥。入獻。孰莫為笑利。邲咄陸可汗。賜鼓纛。泥孰。遣使入謝。

契苾

敕勒屬部也。在焉耆西北。是遣使朝貢。多暨葛之南。於唐。

多彌

本西羌族。役屬吐蕃。號難磨濱犛牛河。土多黃金。至舊長哥楞自

唐太宗

癸巳　貞觀七年

春正月宴玄武門奏七德九功舞○更名破陳樂曰七德舞太常蕭瑀以爲形容未盡請并寫武周仁杲建德世充擒獲之狀上曰彼皆一時英雄朝臣或嘗北面事之覩其故主屈辱之狀能不傷乎瑀謝不及王珪罷以魏徵爲侍中○上與侍臣論安危之本溫彥博曰願陛下常如貞觀初則善矣帝曰朕比來忌於爲政乎魏徵曰貞觀之初陛下節儉求諫不倦比來營繕微多諫者頗有忤旨此其所以異耳帝欣然納之○帝謂侍臣曰朕比來決事或不能皆如律令公輩以爲事小不復執奏夫事無不由小以致大者乃危亡之端也昔隋煬帝驕暴而亡公輩所親見也公輩常宜爲朕思煬帝之亡朕常爲公輩念龍逢之死何患君臣不相保乎○帝謂魏徵曰爲官擇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則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則小人競進對曰然天下未定則專取其才不考其行喪亂既平則非才行兼備不可用也造渾天儀○直太史李淳風以靈臺候儀制度疎畧但有赤道更請造渾天黃道儀至是奏之

鄭公魏徵

初封鉅鹿縣男進爵郡公至是又進封鄭國公至十七年再見

武昌公戴胄

進封四年卒贈尚書右僕射追封道國公謚忠無子以兄子至德爲後高宗時位尚書僕射

沙陀

西突厥別部奴地也以二也始突厥東子大度設突厥後高宗時西部分治烏孫故地與處月處蜜雜居是歲遣使入朝

附

唐既立突利男進爵郡公至是又進封族人步眞襲鄭國公至十七年再見

附

突厥頡利既滅塞隧空荒鄰山獨邏水之陰遠京纔三千里而贏東室韋西金山南突厥北瀚海蓋古匈奴地也以二也子大度設突厥後高宗時西部分治烏孫故地與處月處蜜雜居是歲遣使入朝

西突厥

侵唐蘭州爲州兵所破

吐谷渾

何力仕唐多戰功忠節臣也

薛延陀

薛延陀眞珠毗伽可汗及弟莫賀咄特勒吐蕃謂之丁零左屬覺項咄死子何力右與多彌接尚紲號大俟斤勝兵萬人勇利發至是帥戰鬬善作兵部衆歸唐諸俗與覺項同處之甘涼間至是與契苾以其地爲榆溪州擢何力左領軍將軍

乃白蘭羌

莫賀咄特勒吐蕃謂之丁零左屬覺項咄死子何力右與多彌接尚紲號大俟斤勝兵萬人勇利發至是帥戰鬬善作兵部衆歸唐諸俗與覺項同處之甘涼間至是與契苾以其地爲榆溪州擢何力左領軍將軍

附

號易勿眞莫賀可汗及弟莫賀咄特勒吐蕃謂之丁零皆有勇

國立故宮博物院

秋九月山東四十餘州水遣使賑之
赦死囚三百九十人○先是帝親錄繫囚見應死者憫之縱使歸家期以來秋來就死仍赦天下死囚皆縱遣使至期來詣京師至是皆如期自詣朝堂帝皆赦之
冬十一月以長孫無忌爲司空○無忌固辭帝曰吾爲官擇人苟不才雖親不用如有才雖讐不棄今日之舉非私親也
十二月帝奉太上皇置酒未央宮○帝從上皇宴故漢未央宮上皇命頡利可汗起舞馮智戴誦詩既而笑曰胡越一家古未有也帝捧觴上壽曰此皆陛下教誨非臣智力所及昔漢高祖從太上皇宴此宮妄自矜大臣不取也上皇大悅
賜太子庶子于志寧孔穎達等金帛○帝謂志寧曰太子生長深宮百姓艱難耳目所未涉能無驕逸乎卿等不可不極諫太子好嬉戲頗虧禮法志寧與穎達數直諫帝聞而嘉之各賜金一斤帛五百匹
削工部尚書段綸階○綸奏敞巧匠帝令試之綸使造傀儡帝曰求巧工以供國事今先造戲具豈百工相戒毋作淫巧之意邪乃削綸階

永興公虞世突厥　附

頡利卒於京

吐蕃　附

在吐谷渾西

吐谷渾　附

可汗伏允老

譙公周範

處月等入朝其酋者突厥咄陸可汗以左屯衛大將軍卒謚敬

清苑男劉洎

初爲蕭銑黃門侍郎銑敗歸唐授南康州都督府長史至是擢給事中封縣男至十九年再見

南

春正月以李靖等爲黜陟大使分行天下○帝命靖等十三人分行天下察長吏賢不肖問民間疾苦禮高年賑窮乏褒善良起淹滯俾使者所至如朕親臨
夏五月辛未朔日食
秋七月山東河南大水
冬十月營大明宮○營大明宮以爲上皇清暑之所未成而上皇寢疾不果居
以李靖爲特進○靖以疾遜位帝曰朕嘉公意欲以公爲一代楷模故不相違乃拜特進俟疾小瘳間三二日至門下中書平章政事
吐谷渾寇涼州以李靖爲大總管帥諸軍討之○帝欲以李靖爲將爲其老重勞之靖聞之請行帝大悅
聘鄭氏爲充華既而罷之○帝聘鄭仁基女爲充華冊使將發魏徵聞其嘗許嫁士人陸爽遽上表諫帝大驚自責命停冊使房玄齡等奏許嫁無顯狀爽亦表言初無此議帝謂徵曰羣臣或容希合爽亦自陳何也對曰彼以陛下爲外雖捨之或陰加罪譴故爾帝笑曰朕之言不能使人必信如此邪

永興公虞世突厥

頡利卒於京師贈歸義王南直京師西北大臣天柱八千里南涼王用事數入寇侵掠又執唐使者趙德楷帝遣使曉諭十反伏允終無悛心帝乃遣將軍段志玄等爲行軍總管將邊兵及契苾党項之衆來擊大破吐谷渾追奔八百餘里吐谷渾驅牧馬而遁俄又侵涼州唐

吐蕃

葬之○頡利禿髮利鹿孤之後也未嘗至性初既舍京師諸婦得稱贊普俗不品供羅支預言姓王族皆焉其母最後至不得給羅支不敢嘗品強勝兵數十肉帝聞之歎曰天稟仁孝萬贊普棄宗詎限華夷哉是遣使入貢

吐谷渾

志玄等爲行軍總管將邊兵及契苾党項之衆來擊大破吐谷渾追奔八百餘里吐谷渾驅牧馬而遁俄又侵涼州唐

以皇甫德參爲監察御史○中牟丞皇甫德參上言修洛陽宮勞人收地租厚斂俗好高髻蓋宮中所化帝怒謂房玄齡等曰德參欲國家不役一人不收斗租宮人皆無髮乃可其意耶欲罪之魏徵曰言不激切不能動人主之心陛下擇焉可也帝曰朕罪此人則誰復敢言者乃賜絹二十匹他日徵奏言陛下近日不好直言雖勉强優容非曩時之豁如帝乃更加優賜拜監察御史○中書舍人高季輔上言外官卑品猶未得祿儀寒切身難保清白宜量加優給然後可責以不貪比見帝子拜諸叔叔皆荅拜紊亂昭穆宜訓之以禮帝善之

唐太宗

乙未　貞觀九年

春正月分民貲爲九等。

夏五月太上皇崩○羣臣請帝準遺詔視事帝不許。詔太子承乾於東宮平決庶政。

李靖伐吐谷渾破之○總管高甑生後軍期李靖按之甑生誣靖謀反按驗無狀甑生坐減死徙邊或言甑生秦府功臣宜寬其罪上曰國家功臣多矣若甑生至是爲赤水養虎則人人犯法安可復禁乎靖自是闔門杜絕賓客雖親戚不之見。

秋七月諸禮官議廟制○諫議大夫朱子奢請立三昭三穆而虛太祖之位於是增修太廟祔弘農府君及高祖并舊神主四爲六室房玄齡等議以凉武昭王羌遙擊大敗爲始祖于志寧以爲武昭王非王業所因不可爲始祖帝從之

冬十月葬太武皇帝於獻陵○初詔山陵依漢長陵故事秘書監虞世南上疏以爲聖人薄葬其親非不孝禮部尚書○也深思遠慮以厚葬適足爲親之累故不爲耳陛下聖德度越唐虞而厚葬其親乃以秦漢爲法臣竊爲父淮安王神陛下不取願依白虎通爲三仞之墳飾損制度刻石通初避吏於

西突厥

咄陸可汗死弟同娥設立是爲沙鉢羅咥利失可汗分國中爲十部部以一人統之人授一箭號十設亦曰十箭爲左右左五咄陸部置五大啜居碎葉東右五弩失畢部置五大俟斤居碎葉西其下稱一箭曰一部落號十姓部落云。

膠東公道彥

降封十年初爲相州都督封武陽縣男徙岷州以父九年以征吐谷渾功進爵爲公至十八年再見。

武陽公李大亮

從李靖伐吐谷渾擒掠党項牛羊爲諸軍先遙擊大敗減死謫戍邊人之名爲嫣州都督卒贈

吐谷渾　新羅

任城王道宗破伏允於庫山伏允悉燒野草輕兵走入磧諸將以爲馬無草未可深入侯君集曰虜一敗之後鼠逃鳥散取之易於拾芥此而不乘後必悔之師九千里而分其軍爲兩壤士俗尚詭道靖與薛萬訶人皆文身均李大亮由北道君集與民自號阿摩支居伽師城

于闐

遣子入侍。

疏勒

一日佉沙五千里距京師九千里而贏多砂磧少

大舉來討以李靖爲西海道行軍大總管節度諸軍侯君集積石道任城王道宗鄯善道李道彥赤水道李大亮且末道高甑生鹽澤道並爲行軍總管奉突厥契苾兵來擊

陵旁藏書宗廟用爲子孫之法疏奏不報世南又奏漢天子即位即營山陵遠者五十餘年今以數月之間累旬食盡道殣羸服丐之房玄齡等以爲漢長陵高九丈原陵高六丈今九丈則大崇三仞則太卑請依原陵之制從之又詔太原立高祖廟秘書監顏師古以爲寢廟應在京師漢世郡國立廟非禮乃止

十一月以蕭瑀爲特進參預政事○帝曰武德季年高祖有廢立之心而未定我不爲兄弟所容實有功高不賞之懼斯人也不可以利誘不可以死脅真社稷臣也因賜瑀詩曰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

鄠被疾山谷間累旬食盡道殣羸服丐之房玄齡等以爲漢長陵高九丈原陵高六丈今九丈則大崇三仞則太卑請依原陵之制從之又詔太原立高祖廟秘書監顏師古以爲寢廟應在京師漢世郡國立廟非禮乃止

十一月以蕭瑀爲特進參預政事○帝曰武德季年高祖有廢立之心而未定我不爲兄弟所容實有功高不賞之懼斯人也不可以利誘不可以死脅真社稷臣也因賜瑀詩曰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

廣寧公道興

降封十年爲交州都督卒

於官

靖等敗吐谷渾於牛心堆

是歲遣使入獻名馬

葱嶺

俗號極疑山里盛夏降霜環國境八勁人氷馬噉悍貌言如于雪追及伏允於烏海與戰中始通中國大破伏允獲名王薛萬均萬徹又敗天柱王於赤海葱嶺守捉安西極邊戍也

處月

靖督諸軍經磧石河源窮初遣使入貢其西境聞伏允在突倫川處月處蜜皆西突厥之別部也

將奔于闐左

領軍契苾何力自選精騎追之襲破伏允牙帳斬首數千級伏允脫身走妻子見執君集等進逾星宿川至柏海還與靖軍合大寧王順伏允之嫡子也質隋久不得歸伏允立其弟爲太子順歸常怏怏自以失位欲以功自結天子乃斬天柱王舉國

靖等敗吐谷渾於牛心堆

是歲遣使入獻名馬

葱嶺

俗號極疑山里盛夏降霜環國境八勁人氷馬噉悍貌言如于雪追及伏允於烏海與戰中始通中國大破伏允獲名王薛萬均萬徹又敗天柱王於赤海葱嶺守捉安西極邊戍也

處月

靖督諸軍經磧石河源窮初遣使入貢其西境聞伏允在突倫川處月處蜜皆西突厥之別

將奔于闐左

領軍契苾何力自選精騎追之襲破伏允牙帳斬首數千級伏允脫身走妻子見執君集等進逾星宿川至柏海還與靖軍合大寧王順伏允之嫡子也質隋久不得歸伏允立其弟爲太子順歸常怏怏自以失位欲以功自結天子乃斬天柱王舉國

中華古籍保護計劃

唐太宗

丙申　貞觀十年

春正月帝始親聽政。

突厥阿史那社爾來降。○帝以爲左驍衛大將軍處其部落於靈州之北置社爾於長安尚公主典屯兵二月以荆王元景等爲諸州都督。○諸王之藩上與之別曰兄弟之情豈不欲常共處邪但以天下之重不得不爾諸子尚可復有兄弟不可復得因流涕嗚咽不能止。

夏六月以溫彥博爲右僕射楊師道爲侍中魏徵爲特進。○徵屢以目疾辭位上不得已以爲特進知門下省事參議得失。

皇后長孫氏崩。○后性仁孝儉素好讀書常與上從容商畧古事因而獻替裨益弘多撫視庶孽逾於所生妃嬪以下無不愛戴訓諸子常以謙儉爲先太子乳母以東宮器用少請奏益之后不許曰太子患德不立名不揚何患無器用邪后得疾太子請奏赦罪人度入入道后曰死生有命非智力所移赦者國之大事不可數下道釋異端之教蠹國病民皆上素所不爲奈何以吾一婦人使上爲所不爲乎及疾篤與上訣

荆王元景　封趙王十七年徙封荆授荆州都督至高宗永徽四年再見。

吳王恪　徙封蜀王九年又徙封吳至高宗永徽四年再見。

漢王元昌　封魯王十七年徙封漢授梁州都督至十七年再見。

魏王泰　徙封越王九年又徙封魏授相州都督不之官帝以泰好文學特命於其府別置文學館聽自引名學士至十七年再見。

徐王元禮　徙封鄭王十六年徙封徐授

突厥　阿史那社爾處羅可汗之子也年十一以智畧聞拓設建牙磧北與頡利子欲谷設分統鐵勒諸部處羅卒哀毀如禮治衆十年未嘗有所賦斂故首領咸愛之及薛延陀叛攻破欲谷設社爾兵亦敗乃將餘衆走保西陲頡利既亡西

降伏九率于餘騎逃磧中。泉散少盡爲左右所殺國人立順爲可汗詔以爲西平郡王帝慮順未能服其衆命李大亮將兵鎮撫順久質華國人不附卒爲下所殺立順子燕王諾曷鉢幼大臣爭權國中大亂帝詔侯君集就經紀之。

訣特房玄齡以譴歸第后曰玄齡事陛下久小心慎密苟無大故不可棄也妾之本宗因緣葭莩以致祿位既非德舉易致顛危欲保全之慮勿處之權要妾年再見生無益於人願勿以丘壑勢費天下但因山爲墳器用瓦木可也更願陛下親君子遠小人納忠諫屏讒慝省作徭止遊畋則妾死不恨矣后嘗采自古婦人得失事爲女則三十卷又嘗著論議漢明德馬后不能抑退親戚之權而徙戒其車如流水馬如龍是開其禍敗之源而禁其末流也至是宮司奏之上覽之悲慟以示近臣曰皇后此書足以垂範百世朕非不督至中宗嗣知天命而爲無益之悲但入宮不復聞規諫之言失一良佐故不能忘懷耳乃詔玄齡使復其位

秋禁上書告訐者○上謂羣臣曰朕開直言之路以利國也而比來上封事者多訐人細事自今復有爲是者朕當以讒人罪之

冬十一月葬文德皇后○時將軍段志玄宇文士及分統士衆帝夜使宮官至二人所士及納之志玄不納曰軍門不可夜開使者曰此有手敕志玄曰夜中不辨眞僞竟留使者至明帝聞而歎曰眞將軍也帝爲年再見

文刻石稱皇后節儉遺言薄葬不藏金玉當使子孫奉以爲法帝念后不已於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嘗引魏徵同登使視之徵泫然曰臣昏眊不能見上指示之徵曰臣爲陛下望獻陵若昭陵則臣固見之矣上泣爲毀觀

十二月黜治書侍御史權萬紀○萬紀上言宣饒銀大發采之歲可得數百萬緡上曰朕貴爲天子所之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耳與其得數百萬緡何如得一賢才卿未嘗進一賢才而專言銀利昔堯舜抵璧於山投珠於谷漢之桓靈乃聚錢爲私藏卿欲以桓靈候我邪是日黜萬紀使還家

更命統軍別將爲折衝果毅都尉○凡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關內二百六十一皆隸諸衛及東宮六率

凡上府兵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三百人爲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爲隊有正十人爲火火有長每人兵甲糧裝各有數輸之庫征行給之二十爲一馬六十而免能騎射者爲越騎其餘爲步兵每歲季冬折衝都尉以教戰當給馬者官予直當宿衛者番上兵部以遠近給番遠疎近數皆一月而更

唐太宗

徐州都督至

齊王祐

徙封燕王九年又徙封齊授齊州都督明年始歸國至十二年再見

韓王元嘉

徙封徐王十六年又徙封韓授潞州都督至中宗嗣聖五年再見

彭王元則

封荊王十六年徙封彭授宗永徽四年再見

蜀王愔

封梁王六年徙王蜀授益州都督至高宗永徽四年再見

鄭王元懿

封滕王十六年徙封鄭授鄭州刺史至高宗上元元年再見

蔣王惲

封鄅王六年徙王蔣授安州都督至高宗上元元年再見

霍王元軌

封吳王十年徙封吳王十二年又徙封霍授絳州刺史至中宗嗣聖五年再見

越王貞

封漢王六年徙王越授揚州都督至中宗嗣聖五年再見

虢王元鳳

封鄫王十四年徙封虢授

紀王慎

封申王六年徙王紀明年

昌又畏西突厥之逼遂帥衆降唐蓋至是而東突厥之支黨盡亡矣後數年帝始立思摩於河北使率其種落還舊部焉

朱俱波

漢于合國也在蔥嶺之北去瓜州二千八百里勝兵二千人遣使入貢

突厥亦飢咄陸可汗兄弟爭國社爾引兵襲之取其地幾半有衆十餘萬自稱莎布可汗乃曰首爲亂破我國者薛延陀也我當爲先可汗報仇擊滅之乃擊薛延陀於磧北會西突厥堕利失立社爾之衆苦於久役遂多逃歸薛延陀縱擊社爾社爾大敗走保高

唐太宗

丁酉　貞觀十一年

春正月以吳王恪等爲諸州都督○諸王將之官上賜書戒敕且曰吾欲遺汝珍玩恐益驕奢不如得此一言耳

作飛山宮○魏徵上疏曰煬帝恃其富强窮奢極欲使百姓困窮以致社稷爲墟陛下撥亂反正宜思隋之所以失我之所以得撤其峻宇安於卑宮若因基而增廣襲舊而加飾此則以亂易亂殃咎必至難得易失可不念哉

定律令○房玄齡先受詔定律令以爲舊法兄弟異居蔭不相及而謀反連坐皆死祖孫有蔭而止應配流據理論情深爲未愜今定律祖孫與兄弟緦坐者俱配徙從之凡定律五百條立刑名二十等自是比古死刑除其大半變重爲輕者不可勝紀天下稱賴焉

又定令一千五百九十餘條舊制釋奠於太學以周公爲先聖孔子配享玄齡等以孔子爲先聖顏回配享又定枷杻鉗鎖杖笞皆有長短廣狹之制自張蘊古之死法官以出罪爲戒時有失入者又不加罪帝常問大理卿劉德威曰近日刑網稍密何也對曰此

再見

號州刺史　再見

道王元慶

徙封陳王十二年又徙封道授豫州刺史至高宗麟德元年再見

燕王靈夔

封魏王六年徙封燕至十四年再見

甘棠

在大海南崑崙人也遣使入貢

吐谷渾

諸曷鉢遣使如京師請頒曆及子弟入侍詔封諸曷鉢河源郡王號烏地也拔勒豆可汗

鄧王元裕

封鄫王七年

息

徙封鄧至高宗麟德二年再見

趙公長孫無忌

進封齊國公贈特進謚恭

舒王元名

封譙王七年徙封舒至中九年授宋州刺史徙國趙至高宗顯慶四年再見

梁公房玄齡

更封魏國公○帝每問四方風俗臚布詰命若成誦然進止詳華人皆拭目觀既掌機務謝絕賓客進見必陳政事利害卒後帝歎曰彥博以憂

進封八年卒

江王元祥

封許王七年

衛公李靖

進封代國公徙封江至高宗永隆元年再見

虞公溫彥博

○彥博善辭令

授濮州刺史

在主上不在羣臣律文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乃失入無辜失出獲罪是以吏各自免競求深文陛下倘一斷以律則此風立變矣帝悅從之由是斷獄平允帝又嘗曰法令不可數變數變則煩官長不能盡記吏得爲姦自今變法宜詳愼之

二月豫作山陵終制○帝以漢世預作山陵免子孫倉猝勞費又志在儉葬恐子孫從俗奢靡自爲終制因山爲陵容棺而已

幸洛陽宮○帝至顯仁宮官吏以闕儲侍被譴魏徵諫曰陛下以儲侍譴官吏臣恐承風相扇異日民不聊生殆非行幸之本意也帝因謂長孫無忌等曰朕昔過此買飯而食猶舍而宿今供頓如此豈得猶嫌不足乎至洛陽宮西苑泛積翠池顧謂侍臣曰煬帝作此宮苑結怨於民今悉爲我有正由宇文述虞世基之徒內爲諂諛外蔽聰明故也可不戒哉

三月丙戌朔日食

詔行新禮○房玄齡魏徵所定凡百三十八篇

以王珪爲魏王泰師帝謂泰曰汝事珪當如事我泰見珪輒先拜珪亦以師道自居

以南平公主嫁王敬直○敬直珪之子也先是公主下嫁皆不以禮事舅姑珪曰主上欽明動循禮法吾受公主謁見豈爲身榮所以成國家之美耳乃與其妻就席坐令公主執笄行盥饋之禮是後公主始行婦禮

詔議封禪禮○秘書監顏師古等議其禮房玄齡裁定之

夏五月虞公溫彥博卒

六月以荊王元景長孫無忌等爲諸州刺史子孫襲○詔荊州都督荊王元景等二十一王所任刺史咸令子孫世襲又以功臣長孫無忌等十四人爲刺史亦令世襲非有大故無得黜免

秋七月寂洛潞詔百官極言過失○侍御史馬周上疏以爲三代與漢歷年多者良以恩結人心人不能忘故也近世歷年少者皆無恩於人本根不固故也今之戶口不及隋之什一而給役者兄去弟還道路相繼營繕不休器服華侈陛下少居民間知民疾苦尚復如此況皇太子生長深宮不更外事萬歲之後固聖慮所當憂也臣觀自古百姓愁怨國未有不亡者人主當修之於既失之後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以蓄積多少在於百姓苦樂且

江夏王道宗　至二十三年再見。

進封任城王十六年徙封江夏授鄂州刺史至高宗初封義興郡公至是授申州刺史徙國公進封許國公永徽四年再見

申公高士廉

進封任城王二年卒追贈司空陪葬昭陵

河間王孝恭

進封趙郡王十九年改王河間授觀州刺史至十四年再見

陳公侯君集

進封潞國公十二年授陳州刺史徙國陳至十七年再見

鄂公尉遲敬德

封吳國公十二年授宣州刺史徙國鄂至高宗顯慶三年再見

英公李勣

封曹國公十八年改封英國公授蘄州刺史至十五年再見

褒公段志玄

封樊國公十

以近事驗之隋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東都積布帛而世充資之西京府庫亦爲國家之用至今未盡夫蓄積固不可無要當人有餘力然後收之不可强斂以貢寇敵也又陛下寵遇諸王過厚亦不可不深思也魏武帝愛陳思王及文帝即位遂遭囚禁然則武帝愛之適所以苦之也又百姓所以治安惟在刺史縣令今重內官而輕州縣刺史多用武臣或京官不稱職始補外任邊遠之處用人更輕所以百姓未安殆由於此疏奏帝稱善久之謂侍臣曰刺史朕當自選縣令宜詔京官五品以上各舉一人○魏徵上疏曰人主善始者多克終者寡蓋以殷憂則竭誠以盡下安逸則驕恣而輕物盡下則胡越同心輕物則六親離德也人主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將興繕則思知止處高危則思謙降臨滿盈則思挹損遇逸樂則思撙節在安安則思危防壅蔽則思延納疾讒邪則思正已行爵賞則思因喜而僭施刑罰則思因怒而濫兼是十思而選賢任能則可以無爲而治矣又曰陛下欲善之志不及於昔將聞過必改少虧於曩日讒罰積多威怒微厲乃知貴不期驕富不期侈非虛言也伏願取鑒於隋去奢從約親忠遠佞以今之

二年授金州刺史改國襄至十六年再見

盧公程知節

封宿國公十七年授普州刺史改封盧至高宗顯慶元年再見

夔公劉弘基

初封任國公貞觀初李孝常謀反坐與交除名爲民歲餘起爲易州刺史復封爵至是授朗州刺史改國夔至十九年再見

鄖公張亮

進封鄖國公十二年授禮州刺史改國鄖至二十年再見

夷公李子和

進封鄫國公二十年又徙封夷授夔州刺史至高宗顯慶初卒

唐太宗

無事行昔之恭儉則盡善盡美矣又曰今立政致治必委之君子事有得失或訪之小人其待君子也敬而疏遇小人也輕而狎則言無不盡疏則情不上通夫中智之人豈無小慧然才非經國慮不及遠雖竭力盡誠猶未免有敗況內懷姦宄共禍豈不深乎夫雖君子不能無小過苟不害於正道斯可畧矣誠能愼選君子以禮信用之何憂不治不然危亡之期未可保也帝賜手詔褒美曰得公之諫朕知過矣當置之几案以比弦韋

冬十月獵洛陽苑○上獵洛陽苑有羣豕突出前及馬鐙民部尚書唐儉投馬搏之上拔劍斬豕顧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邪何懼之甚對曰陛下以神武定四方豈復逞雄心於一獸上悅爲之罷獵

安州都督吳王恪免○恪數出畋獵頗損居人侍御史柳範彈奏恪坐免官上以長史權萬紀不能匡正欲罪之範曰房玄齡猶不能止陛下畋獵豈得獨罪萬紀哉帝大怒拂衣而入久之獨引範謂曰何面折我對曰陛下仁明臣不敢不盡愚直上悅後稍遂良以爲諸皇子典州者多幼稚未知從政不若留京師教以經術俟其長而遣之上以爲然

以武氏爲才人。○故荆州都督武士彠女年十四帝聞其美。名入後宮。

戊戌　貞觀十二年

春正月頒氏族志。○先是山東人士崔盧李鄭諸族自矜地望。凡爲婚姻。必多責財幣。或捨其鄉里而妄稱名族。或兄弟齊列而更以妻族相陵。帝惡之。命吏部尚書高士廉等徧責天下譜諜。質史籍以考其眞僞。士廉等以黃門侍郎崔民幹爲第一。帝更命刊定。專以今朝品秩爲高下。於是以皇族爲首。外戚次之。民幹爲第三。凡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頒於天下。

二月帝發洛陽。觀砥柱。祠禹廟。遂至蒲州。

賜隋煬帝素蒲州刺史。○詔曰。君素雖桀犬吠堯。有乖倒戈之志。而疾風勁草。實表歲寒之心。可贈蒲州刺史。

閏月庚辰朔。日食。

帝還宮。

宴五品以上於東宮。○帝曰。貞觀之前。從朕經營天下。玄齡之功也。貞觀以來。繩愆糾謬。魏徵之功也。皆賜之佩刀。帝謂徵曰。朕政事何如往年。對曰。威德所加。比往年則遠矣。入心悅服。則不逮也。帝曰。何也。對曰。

譚公丘和

封十六年。卒。贈金州總管。謚襄陵。有子十五人。多至大官。而行恭爲知名。至十四年再見。

息公裴長遜

徙封十九年。卒。○長遜歷遂襄二州總管政以惠稱

齊王祐

徙封三年。自齊州入朝。以弘文館學士臣統吐屯所五千里而贏。致仕。卒。年八十一。贈禮部尚書。謚文懿。利設走保焉厥西南皆瀕海。西北拂林。○世南性沈靜寡欲。與兄世基同受學於吳顧野王。餘十年。精思不懈。至累旬不盥櫛。文章婉縟。暮年愈工。每一篇出。人爭傳寫。學者以爲模楷。

永興公虞世南

進封五年。以疾乞骸骨。許之。仍令每朝朔望。一入朝堂。

南

突厥　波斯

堅利失可汗大月氏別裔失衆心爲大也。距京師萬五千里而贏。東與吐火羅敗乃與弟步康接。北鄰突厥。西南皆瀕海。西北拂林。○人數十萬。地夷漫。知耕種畜牧。隋末服屬西突厥。至是國王伊嗣侯遣使朝貢於唐。

陛下往以未治爲憂故日新今以既治爲安故不遠帝曰今日所爲亦何以異於往年耶對曰陛下初年恐人不諫常導之使言中間悅而從之今則勉强從之而猶有難色也帝曰其事可得聞歟對曰陛下昔欲殺元律師孫伏伽以爲法不當死陛下賜以蘭陵公主園直百萬或云太厚陛下云朕卽位以來未有諫者故賞之此導之使言也司戶柳雄妄訴隋貲陛下欲誅之納戴胄之諫而止是悅而從之也近皇甫德參上書諫修洛陽宮陛下恚之雖以臣言而罷勉從之也帝曰非公不能及此人苦不自知耳

夏五月永興公虞世南卒

秋七月以高士廉爲僕射

冬十月置屯營飛騎○初置左右屯營飛騎於玄武門以諸將軍領之又簡飛騎才力驍健善射者號百騎以從遊幸

十二月以馬周爲中書舍人○周有機辯好文本嘗稱馬君論事援引事類揚推古今舉要刪煩會文切理一字不可增減聽之靡靡令人忘倦

以霍王元軌爲徐州刺史○元軌好讀書恭謹自守舉措不妄與處士劉玄平爲布衣交人問玄平王所長玄平曰無長問者怪之玄平曰人有所短乃見所長至於霍王無所短何以稱其長哉

唐太宗

章清勁過世南而贍博不及也俱名重以西屬乙咄陸以東屬陸世方晉二陸世利失自是西南貌儒謹外突厥又分二國矣

若不勝衣而中抗烈論議持正帝每稱其五絕一德眞珠可汗既行二忠直三立二孝分主南北部唐以眞珠可汗既五書驍世南薛延陀强盛始學書於浮屠後難制乃屠智永究其拜二子皆爲法爲世秘愛小可汗各賜卒後帝每思鼓纛外示優之嘗爲詩一篇述古今興亡既而歎曰

薛延陀

吐蕃

鍾子期死伯牙不復鼓琴朕此詩將何所示耶敕起居郎褚遂良弄讀聞突厥卽其靈坐焚之後數歲夢尚公主乃遣進讀言若平生翌日下制厚卹其家

初吐蕃之入朝也帝遣使者馮德遐撫慰贊普棄宗弄讀聞突厥吐谷渾並得之後數歲夢尚公主乃遣使隨德遐入朝齎幣求昏帝未之許使者還妄言吐谷渾離間之弄讀遂發兵擊吐谷渾吐谷渾不能支遁於青海之北民畜多爲所掠吐蕃進破党項白蘭諸羌帥衆二

唐太宗

己亥　貞觀十三年

春正月加房玄齡太子少師○房玄齡爲太子少師太子欲拜之玄齡不敢謁見而歸時人美其有讓○玄齡以度支繫天下利害嘗有闕求其人未得乃自領之○上問侍臣創業與守成孰難玄齡曰草昧之初羣雄並起角力而後臣之創業難矣魏徵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於艱難失之於安逸守成難矣上曰玄齡與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創業之難徵與吾共安天下常恐驕奢生於富貴禍亂生於所忽故知守成之難然創業之難既已往矣守成之難方當與諸公慎之玄齡等拜曰陛下之言及此四海之福也

永寧公王珪卒

二月以尉遲敬德爲鄜州都督○上嘗謂敬德曰人或言卿反何也對曰臣從陛下征伐四方身經百戰今之存者皆鋒鏑之餘也天下已定乃更疑臣反乎因解衣投地出其瘢痍上流涕撫之上又嘗謂敬德曰朕欲以女妻卿何如敬德謝曰臣妻雖陋相與共貧賤久矣臣雖不學聞古人富不易妻此非臣所願也

滕王元嬰　以皇弟始封

申宗嗣聖元年再見

趙王福　以皇子始封

出後隱太子至高宗咸亨元年再見

永寧公王珪　突厥　吐谷渾

進封八年卒

阿史那思摩　王諾曷鉢入

封懷化郡王朝以宗女爲

十年帝立爲弘化公主妻

之○遣淮陽王

利苾可汗賜道明及右武

衛將軍慕容

胡在諸州安

置者令渡河

還舊部俾世

作屏藩突厥

王廻文泰自

通焉者文泰

及邊尋又與

西突厥迴凡

西域朝貢道

高昌者咸見

十餘萬屯松

州西境遣使

貢金帛云求

迎公主尊進

攻松州帝命

侯君集等爲

行軍總管將

兵擊吐谷渾

讚懼引兵退

遣使謝罪因

復請昏帝許

之

馮者

處月處密與

高昌共攻拔

焉耆五城掠

男女千五百

人焚其廬舍

而去

乃止。

詔內職有闕。選良家有才行者充。○尚書奏近世掖庭之選。或微賤之族。禮訓蔑聞。或刑戮之家。憂怨所積。請自今後宮及東宮內職有闕。皆選良家有才行者。以禮聘其父兄。官品一人不得補用。上從之。

詔停冀封刺史。○上既詔宗室功臣冀刺史。于志寧以爲古今事殊。恐非久安之道。上疏爭之。馬周亦言堯舜之父。猶有朱均之子。倘有孩童嗣職。萬一驕愚。兆庶被殃。國家受敗。則與其毒害於見存之百姓。寧使割恩於已亡之一臣矣。是則向所謂愛之者。乃所以傷之也。臣謂宜賦以茅土。疇其戶邑。必有材行。隨器授官。使其入得奉大恩。而子孫終其福祿。會長孫無忌等。皆不願之國。且言臣披荊棘事陛下。今海內寧一。奈何棄之外州乎。上曰。割地以封功臣。古今通義。朕欲令公子孫世爲有土之君。而公薄之。朕豈强公以茅土耶。乃詔停之。

夏。四月。如九成宮。

突厥結社率作亂。伏誅。○初突利可汗之弟結社率入朝。爲中郎將。久不進秩。陰結故部落四十餘人作亂。夜襲御營。折衝孫武開等帥衆奮擊。久之乃退。馳入

御廐。盜馬北走。追獲斬之。

五月。旱。詔五品以上言事。○魏徵上疏言陛下志業比貞觀之初。漸不克終者凡十條。其一以爲頃年輕用民力。乃云百姓無事則驕佚。勞役則易使。自古未有因百姓逸而敗。勞而安者。此恐非興邦之言也。上深嘆歎。報云。已列諸屏障。朝夕瞻仰。錄付史官。

秋。七月。立李思摩爲突厥可汗。○自結社率之反。言事者多云突厥留河南不便。帝乃賜懷化郡王阿史那思摩姓李氏。立以爲泥孰俟利苾可汗。使帥其種落還舊部。帝謂侍臣曰。中國根幹也。四夷枝葉也。割根幹以奉枝葉。木安得滋榮。族不用魏徵言。幾致狼狽。

八月。辛未。朔。日食。

冬。十一月。以楊思道爲中書令。劉洎爲黃門侍郎。參知政事。

十二月。以侯君集爲交河大總管。將兵擊高昌。

太史令傅奕卒。○傅奕精究術數之書。而終不之信。遇病不呼醫餌藥。有僧自西域來。能呪人使立死。復呪即生。上試之。驗。以告奕。奕曰。此邪術也。臣聞邪不干正。請使呪臣。必不能行。上命僧呪奕。奕初無所覺。須臾僧忽僵仆。遂不復蘇。又有婆羅門僧言得佛齒所

淨泣請入侍。

詔許之。封薛國公。擢右驍衛大將軍。宿衛四十八年。薛延陀

之賜之鼓纛。

薛延陀

又詔以阿史那忠爲左賢王。阿史那泥孰爲右賢王。其衆奔亡度磧。以相之。○突厥自頡利亡。及帝璽書至。後凡十年。至是復國。

西突厥

咥利失可汗之臣俟利發。與乙毗咄陸可汗通謀。作亂。咥利失窮蹙。逃奔鐵汗而死。酋失畢部落迎其弟子薄布特勒

之每周鄒之

薛公史忠

阿史那忠者。懷德郡王蘇尼失子也。貢清謹。以功擢左屯衛將軍。罪薛延陀奉。高昌詔文泰尚宗室女定襄縣主。始詔姓。屬著史籍。於河北帝御厥共擊破焉。父喪。哭慕過人。至是立阿史那思摩爲突厥可汗。以忠爲左賢王。其衆奔亡度磧。以相之。○突厥自頡利亡。及帝璽書至。後凡十年。至是復國。

延陀受冊在壟掠伊吾既前。突厥受冊內屬。文泰與在後。嘗以先西突厥共擊後爲大小各之。帝下書切守疆土。毋或責。徵其大臣跲分。其有故議事。文泰不相抄掠。我則遣中國人在突厥者。或奔發兵往問其罪。薛延陀奉詔。乃遣思摩歸之。亦不奉詔。又與西突帥所部建牙於河北。帝御厥共擊破焉。齊政殿餞之。者焉者訴之。思摩泣下。言帝怒。欲發兵擊文泰。會薛延陀可汗。遣使請爲鄉導。帝乃遣侯君集及薛萬均等將兵來擊。

出塞。懷慕中國。見使者必出相思摩及

真珠可汗。聞頡利亡。又詔以阿史那忠爲左賢王。阿史那泥孰爲右賢王。其衆奔亡度磧。以相之。○突厥自頡利亡。及帝璽書至。後凡十年。至是復國。

薛延陀

真珠可汗。聞頡利亡。又詔以阿史那忠爲左賢王。阿史那泥孰爲右賢王。其衆奔亡度磧。以相之。○突厥自頡利亡。及帝璽書至。後凡十年。至是復國。

西突厥

咥利失可汗之臣俟利發。與乙毗咄陸可汗通謀。作亂。咥利失窮蹙。逃奔鐵汗而死。酋失畢部落迎其弟子薄布特勒

擊輒碎長安士女輻湊如市爽謂其子曰吾聞有金剛石者性至堅物莫能傷惟羚羊角能破之汝往試焉其子如言叩之應手而碎觀者乃止爽年八十五卒臨終戒其子無得學佛書又集魏晉以來駁佛教者爲高識傳十卷行於世

唐太宗

庚子　貞觀十四年

春正月幸魏王泰第赦雍州長安繫囚免延慶里今年租賦賜泰府僚屬有差

二月詔國子監○帝幸國子監觀釋奠命祭酒孔穎達講孝經賜諸生帛有差是時帝大徵天下名儒爲學官數幸國子監使之講論學生能明一經以上皆得補官增學舍千二百間增學生滿三千二百六十員自屯營飛騎亦給博士使授以經有能通經者聽得貢舉於是四方學者雲集京師乃至高麗百濟新羅謁元子崇義高昌吐蕃諸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升講筵者至數百人帝以師說多門章句繁雜命顏達與諸儒定五經疏謂之正義令學者習之

置寧朔大使以護突厥

夏五月侯君集滅高昌以其地爲西州○帝欲以高昌爲州縣魏徵諫曰文泰有罪故王誅加之今罪人已死其子又服宜撫其百姓存其祀稷復立其子則威德被於遐荒四夷皆悅服矣若以爲州縣當復遣兵鎮守勞費不貲死亡相繼而陛下終不得高昌撮粟尺帛以佐中國所謂散有用以事無用也帝不從以徙封燕王五年又徙封魯二十三年以副侯君集平高昌功進封潞公薛萬均以突厥可汗相助突厥乃遣窮人依鳥嶼散居多沮澤地蚤寒多霜有魚鹽之利文泰聲援及侯君集至可汗懼而西走小無疏虞他日去京師萬五千餘里葉護遂以城降唐上世未嘗通中國至是國王遣使貢於唐唐以使者叅志爲騎都尉王麴文泰聞將專動者惟羣盜不敢窺境後原州奴立之是爲乙毗沙缽羅葉護可汗建廷雖合水北謂之南廷帝遣左領軍將軍張大師持節冊命賜鼓纛自龜茲鄯善等國皆附焉咄陸建牙於鐵昌山西謂之北廷駁馬結骨諸國皆附焉以伊列水爲境

魯王靈夔　滕公薛萬均　西突厥　流鬼

河間王孝恭　譚國公和之　天水公丘行恭

附　附

子

少沉敏有識量始隋亡盜賊徧天下皆以爲無勇善詔以其地爲庭州

高昌

王麴文泰聞尉遲寶琳等將專動者惟羣盜不敢窺境後原州奴

其地爲西州置安西都護府去年計天下州府凡三百五十八縣千五百一十至是又平高昌唐地東極於海西至焉耆南盡林邑北抵大漠皆爲州縣凡東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萬九百一十八里。以劉仁軌爲檨陽丞。初陳倉折衝都尉魯寧坐事繫獄自恃高班慢罵陳倉尉劉仁軌仁軌杖殺之州司以聞帝怒追至長安將面詰而斬之仁軌曰魯寧對臣百姓辱臣如此臣寔忿而殺之辭色自若魏徵侍側曰隋末百姓彊而陵官吏多如魯寧之比隋以是亡帝乃擢仁軌爲檨陽丞帝將幸司州柽獽仁軌上言大稔未穫使農民供獽事治道葺橋動費一二萬工願少停旬日則公私俱濟矣帝賜璽書嘉納還新安令。

冬十一月詔李淳風考定戊寅曆。時戊寅曆以癸亥爲十一月朔李淳風表稱古曆分日起於子半今歲甲子朔冬至而傳仁均減餘稍多子初爲朔遂差三刻用乖天正請更加考定從之。

詔更定服制。禮官奏請加高祖父母服齊衰五月。嫡子婦服期嫂叔弟妻夫兄舅甥服小功從之。

以太常卿韋挺爲封禪使。百官復請封禪詔許之也。

唐太宗

駁司門員外郎韋元方爲蔭令。司門員外郎韋元方給使過所稽緩給使奏之帝怒出元方爲令魏徵諫曰宦者輕爲言語易生患害獨行遠使深非事宜漸不可長帝納其言。

十二月下侯君集等獄既而釋之。君集之破高昌也私其珍寶將士競爲盜竊君集不能禁爲有司所劾詔下君集等獄岑文本上疏曰命將出師主於克敵苟能克敵雖貪可賞若其敗績雖廉可誅是以黃石公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故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忘趨其利愚者不計其死今君集等雖自詿網羅願錄其微勞而宥之則雖屈法而德彌顯李吉甫事爲矣帝乃釋之又有告薛萬均萬徹兄弟謀反者付大理對辯魏徵諫曰臣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今遣大將軍與亡國婦女對辯實則所得者輕虛則所失者重帝遣釋之

以張玄素爲銀青光祿大夫。帝聞玄素在東宮數諫乘擢銀青光祿大夫行左庶子玄素嘗爲刑部令史上嘗對朝臣問之玄素深以爲恥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以爲君能禮其臣乃能盡其力玄素雖出寒微陛下重其才擢至三品翼贊皇儲豈可復對羣臣窮類愈愈愛重

以子妻之擢諫議子神勣城戶八千有奇口一萬七千七百地東西八百里南北五百里君集勒石紀功而旋停智盛君臣獻京師高昌豪傑於中國智盛拜左武衛將軍金城郡公第金城郡公高昌之後智洪右武衛中郎將天山郡公麴氏傳國九世百三十四年而亡

金城公姜確

確字行本以字顯長道縣公蒼之子也爲將作少匠護作九成洛陽宮及諸苑行飲至禮徙

畢公阿史那社爾

爲行軍副總管造攻城槌增損舊法械益

淮陽王道明

嗣封十九年。屯兵與兄爭送弘化公主葬所生母廢於此谷渾坐爲民至是以嗣王也天罰所加身已物故

蔚州都督贈荊州都督

諡襄子神勣

進士第累遷見酷吏傳

左拾遺敬宗

十二月下侯君集等獄既而釋之。時王政謬僻漢言切多所救補以婢許公蒼之子也

畢公阿史那社爾

爲行軍副總管造攻城槌增損舊法械益

貶圍扶風行

從侯君集平

君集報曰苟

能悔過當東

水郡公進右

武侯將軍高

急攻之智盛

菊蹙乃降君

集分兵畧地

憂懼發疾卒

性奢豪後

房歌舞侯自

率其衆迎謁

秦王於渭北

拜光祿大夫

高昌逆戰而

敗智盛遣君

集書曰得罪

於天子者先

王也天罰所

加身已物故

智盛襲位未

幾公其見赦

君集集報曰

能悔過當東

水郡公進右

手軍門智盛

猶不出君集

急攻之智盛

菊蹙乃降君

集分兵畧地

恭手斬其帥

君集數行而

進拔田城前

鋒夜趨都城

縣騎隳太子

集書曰得罪

於天子者先

王也天罰所

加身已物故

智盛遣君

多還左一府

貶智盛襲位未

幾公其見赦

君集報曰苟

能悔過當東

水郡公進右

手軍門智盛

猶不出君集

急攻之智盛

菊蹙乃降君

集分兵畧地

下其二十二

其門戶。孫伏伽亦嘗爲令史及貴或於廣坐自陳往事一無所隱。

詔諸州有犯十惡罪者勿勁刺史○戴州刺史賈崇以所部有犯十惡者御史劾之帝曰昔唐虞大聖貴爲天子不能化其子況崇爲刺史獨能使其民比屋爲善乎若坐是貶黜則州縣互相掩蔽縱捨罪人矣自今勿劾但令明加糾察如法施罪

來降授左驍衛大將軍尚衡陽長公主至十九年再見

精進高昌乎

馮智戴

初侯君集之討高昌也遣使約馮者與之合勢王突騎支喜引兵佐唐及高昌破突騎支詣軍門謁見君集請歸高昌所奪五城君集并高昌所掠馮者民悉歸焉突騎支遣使入謝

辛丑　貞觀十五年

春正月以文成公主嫁吐蕃如洛陽宮。

夏四月詔以來年二月有事於泰山。

命太常博士呂才刊定陰陽雜書○帝以近世陰陽雜書訛僞尤多命太常寺博士呂才刊定上之才皆爲之條質以經史其序宅經曰近世巫覡妄分五姓如張王爲商武庾爲羽似取諧韻至於以柳爲宮以趙爲角又復不類或同出一姓分屬宮商或複姓數字莫辨徵羽此則事不稽古義理乖僻者也序祿命曰祿命之書多言或中人乃信之然長平坑卒未聞共犯三刑南陽貴士何必俱當六合今亦有同年同祿而貴賤懸殊共命共胎而夭壽更異此皆祿命不驗之著明者也其序葬曰古者卜葬蓋以朝市遷變泉石交侵不可前知故謀之龜筮近代或選年月或相墓田以爲窮達壽夭皆因卜葬所致按禮天子諸侯大夫葬皆有月數是古人不擇年月也春秋九月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是不擇日也鄭葬簡公司墓之室當路毀之則朝而窆不毀則

齊王祐

徙封六年自十二年入朝方返行軍至酉京師至是始還州至十七年再見。

英公李勣　突厥　薛延陀

徙封五年爲朔方道行軍總管擊薛延陀以功封一子爲縣公至十九年再見

李思摩始帥部落濟河建牙於故定襄城有戶三萬勝兵四萬馬九萬匹其地南大河北自道畜牧廣衍

侯利苾可汗　眞珠可汗

聞帝將東封曰天子封泰山天下助喜邊境必虛我以此時取思摩如拉朽耳乃命其子大度設發諸部兵二十萬擊突厥思摩告急於唐詔遣李勣等分道來擊大破之水斬首三千餘級捕虜五萬餘人大度設脫身走

武安公薛萬徹

進封十二年以副總管破薛延陀功封一子爲縣侯至二十二年再見。

突厥侵思摩不能禦帥衆入長城保朔州告急於唐帝遣李勣等將兵救却之

日中而窓子產不哭是不擇時也古之葬者皆於國都之北兆域有常處是不擇地也今以妖巫妄言遂於擗踊之際擇地選時以希富貴或云辰日不可哭泣遂莞爾而對弔客或云同屬忌於臨壙遂吉服不送其親傷教敗禮莫斯爲甚識者以爲確論

五月有星孛於太微詔罷封禪從褚遂良之請也

起復于志寧爲太子詹事○詹事于志寧遭母喪起復舊職太子治宮室妨農功好鄭衛之樂寵昵宦官役使司馭不許分番私引突厥入宮志寧上書切諫太子大怒遣刺客張思政紘干承基殺之二人入其第見志寧寢處苦塊竟不忍殺

遣職方郎中陳大德使高麗○大德初入其境欲知山川風俗所至城邑以綵綺遺其守者遂得遊歷見中國人隋末從軍沒於高麗者因問親戚存沒大德曰皆無恙咸泣相告數日後隋人望之而哭者徧於郊野大德歸言於帝帝曰高麗本四郡地耳吾發卒數萬取之不難但山東州縣彫瘵未復吾不欲勞之耳

冬十一月以李勣爲兵部尚書○并州長史李勣在州十六年令行禁止民夷懷服帝曰隋煬帝勞百姓築長城以備突厥卒無所益朕惟置李勣於晉陽而邊塵不驚其爲長城豈不壯哉固有是命

薛延陀攻突厥遣李勣等將兵討破之

唐太宗

以宗女文成公主嫁之諮海與扶南林江夏王道宗邑接西天竺持節護送築與罽賓波斯館河源王之

接中天竺在

國弄贊父柏

親迎見道宗

都城曰茶鑄

銕堵禮甚恭

和羅城中天

慕中國衣服

堅氏世有其

儀衛之美自

以其先未有

昏帝女者乃

爲公主築一

城以夸後世

遂立宮室以

居自服綈綺

以見公主其

魚鱉無喪紀

塗面公主惡

之贊普下令

山東天竺際海與扶南林江夏王道宗邑接西天竺持節護送築與罽賓波斯館河源王之

國弄贊父柏

親迎見道宗

都城曰茶鑄

銕堵禮甚恭

和羅城中天

慕中國衣服

堅氏世有其

儀衛之美自

以其先未有

昏帝女者乃

爲公主築一

城以夸後世

遂立宮室以

居自服綈綺

以見公主其

魚鱉無喪紀

塗面公主惡

之贊普下令

大雪人畜凍死者什八九

勣還軍定襄

可汗數遣使

使立爲可汗

許

西突厥

沙鉢羅葉護

可汗乃

遣使謝罪獻

馬請昏帝不

乙毗咄陸可汗與沙鉢羅葉護互相攻

乙毗咄陸浸

強大西域諸

國多附之咄

陸使石國吐屯擊葉護葉護遂爲所殺

天竺

漢身毒國也

吐蕃

王贊普弄贊遣相祿東贊請昏於唐帝

南天竺瀕海北天竺距雪

唐太宗

禁之亦漸革 去曰梵天法
猜暴之性遺 書貝多葉以
子弟入國學 記事尚浮屠
受詩書○祿 法不殺生飲
東贊之聘於 酒信盟誓傳
唐也帝嘉其 禁呪能致龍
善應對欲以 起雲雨隋煬
現邪公主外 帝時通西域
孫段氏妻之 諸國獨天竺
辭曰臣國中 不至爲恨武
有婦父母所 德中國大亂
聘不可棄也 王尸羅遠多
且贊普未得 勒兵討四天
謁公主陪臣 竺四天竺皆
何敢先娶帝 臣之會唐浮
益賢之然欲 圖玄奘至其
撫以厚恩竟 國爲言帝神
不從其志卒 武平禍亂四
妻之拜右衛 夷賓服狀王
大將軍 喜曰我當東

面朝之至是

吐谷渾

初丞相宣王 自稱摩伽陀
專國政陰謀 王遣使者上
襲弘化公主 書帝命使者
刼國王諾曷 持節慰撫
鉢奔吐蕃諾
曷鉢知之輕
騎奔鄯善城 遣使告喪於
大臣威信王 唐帝賻賜甚
以兵迎之果 厚遣使冊命
毅都尉席君 嗣子義慈爲
買帥精騎襲 王義慈事親
擊宣王破之 孝與兄弟友
斬其兄弟三 時號東海曾
人帝遣戶部 子
尚書唐儉等
慰撫之

百濟

王扶餘璋卒

唐太宗

壬寅　貞觀十六年

春正月魏王泰上括地志○泰好學司馬蘇勗說泰以古之賢王皆招士著書故泰奏請修括地志於是大開館舍門庭如市至是上之泰月給踰於太子褚遂良上疏曰聖人制禮庶子雖愛不得踰嫡所以塞嫌疑之漸除禍亂之源也若當親者疎當尊者卑則巧佞之姦乘機而動矣今魏王新出閤宜示以禮帝從之帝又令泰徙居武德殿魏徵曰此殿海陵昔嘗居之陛下愛魏王嘗欲使之安全宜每抑其驕奢不可處之嫌疑之地帝遽遣泰歸第

徙死罪者實西州

括浮民附籍

以冬文本專知機密

夏六月詔太子用庫物有司勿爲限制○於是太子發取無度左庶子張玄素上太子書曰恩旨未踰六旬用物已過七萬驕奢之極孰云過此苦藥利病苦言利行伏惟居安思危日愼一日太子令戶奴擊之幾斃

秋七月以長孫無忌爲司徒房玄齡爲司空

郢公宇文士及　中天竺

咄陸可汗既唐使持節來進封二十二殺沙缽羅弁慰撫王尸羅年卒贈左衛其衆又擊吐迟多驚問國大將軍凉州火羅滅之自古亦有都督諡縱○特彌太拘留摩訶震旦使士及嘗爲蒲州刺史政尚寬簡人皆宜護郭孝恪將言中國爲摩之擢右衛大輕騎擊敗咄訶震旦乃出將軍帝延入陸咄陸以處閤語或至夜月處蜜兵圍書戴之頂復分出遏休沐天山又爲孝遣使者邏人往往馳名士恪所敗孝恪及益自謹雖乘勝進拔處妻問不對帝月俟斤之城都邑縱觀道嘗玩禁中樹降處蜜而歸上焚香尸羅愛之士及從咄陸西擊康迟多率羣臣傍譽不已帝居道遏米國東面受詔書

何國

康國枝庶分王九姓之一也是歲遣使入貢

九月以魏徵爲太子太師。○初魏徵有疾帝手詔問之且言不見數日朕過多矣若有聞見可封狀進來徵上言比者弟子陵師奴婢忽主下多輕上其漸不可長又言陛下臨朝常以至公爲言退而行之未免私僻或畏人知橫加威怒欲蓋彌彰竟有何益徵宅無堂帝命輟小殿之材以構之五日而成仍賜以素屏褥几杖等以遂其所尚徵上表謝帝手詔曰處卿至此蓋爲黎元與國家何事過謝會帝問侍臣以國家急務褚遂良曰太子諸王宜有定分此爲最急時太子承乾失德魏王泰有寵羣臣日有疑議故遂良對及之帝乃曰方今羣臣忠直無踰魏徵我遺傳太子用絕天下之疑乃以徵爲太子太師徵以疾辭帝曰知公疾病可臥護之徵乃受詔○房玄齡高士廉遇少府少監竇德素於路問北門近何營繕德素奏之帝怒讓玄齡等曰君但知南牙政事北門小營繕何預君事玄齡等拜謝魏徵進曰玄齡等爲陛下股肱耳目於中外事豈有不應知者使所營是則助成之非則當請罷之不知何罪而責亦何罪而謝也帝甚愧之

西突厥寇伊川。安西都護郭孝恪擊敗之。○初高昌既平。歲發兵千餘人戍守其地稽遠艱上疏曰陛下取高昌調人屯戍破產辦裝死亡者衆設使張掖酒泉有烽燧之警陛下豈得高昌一夫斗粟之用終當發隴右諸州兵食以赴之耳然則河西者中國之心腹高昌者他人之手足奈何糜弊本根以事無用之土乎願擇高昌子弟使君其國永爲藩輔內安外寧不亦善乎帝弗聽及是帝悔之曰魏徵褚遂良勸我復立高昌吾不用其言今方自咎耳。

西突厥咄陸可汗爲其下所逐遣使立射匱可汗。

冬十月。郢公李文士及卒。

許以新興公主嫁薛延陀。○帝謂侍臣曰薛延陀屈彊莫比今御之有二策苟非發兵殄滅之則與之婚姻以撫之耳房玄齡對曰兵凶戰危臣以爲和親便先是契苾何力歸省其母於涼州會契苾部落皆欲歸薛延陀何力不可部落執之以降何力拔佩刀東向大呼曰豈有大唐烈士而受屈辱庭因割左耳以自誓帝聞契苾叛曰何力心如鐵石必不叛我會有使者自薛延陀來具言其狀帝即命兵部侍郎崔敦禮持節使薛延陀許以新興公主妻之以求何力何力由是得還。

唐太宗

未從父客太原以票果爲於白水胡城。

秦王所識嘗從討世充深招其故部落。

入馬跌爲賊。

禽兩騎夾持其轡將度洛。

志立忽驚而上二人者俱墮於是奪其馬馳歸尾騎數百不敢近。

疾時帝臨視眞珠可汗復顧曰當與卿遣使于唐獻馬牛羊橐駝。

立高昌。吾不用其言今方自咎耳。

冬十月。郢公李文士及卒。

許以新興公主嫁薛延陀。○帝謂侍臣曰。薛延陀屈彊莫比今御之有二策苟非發兵殄滅之則與之婚姻以撫之耳房玄齡對曰。兵凶戰危。臣以爲和親便。先是契苾何力歸省其母於涼州。會契苾部落皆欲歸薛延陀。何力不可。部落執之以降。何力拔佩刀東向大呼曰。豈有大唐烈士而受屈辱。庭因割左耳以自誓。帝聞契苾叛。曰何力心如鐵石。必不叛我。會有使者自薛延陀來。具言其狀。帝即命兵部侍郎崔敦禮。持節使薛延陀。許以新興公主妻之。以求何力。何力由是得還。

所部擊咄陸。

薛延陀

之一也國有城五百。隋大業中國君狄遺使于唐。

遮始通中國。

是國君沙瑟。

高麗

東部大人泉

俱蜜

在吐火羅東北南臨黑河。

皆貢方物。

史

康國枝庶分

王珞武九姓

厥賓

孤兒子以友咄陸殺之衆遣使入貢。

睦稱好周鄙皆憤怨泥孰毗那厥故人然屋襲咄陸咄陸散走保白水胡城於亦曰烏萇直豐後。

烏茶

玩食飲必極

窶公段志玄

徙封六年以請屢咄陸更相屬稍歲熟。

立可汗。帝遣人柔詐國無主冊立莫賀刑殺是歲國將軍揚州都咄之子爲乙王達摩遣使督謐壯肅○毗射匱可汗入獻龍腦香。

志玄資質偉岸少無賴數禮遣咄陸所犯法隋大業

是弩失畢諸天竺南地廣部遣使詣闕五千里山谷

襲破之虜獲復獻火珠鬱雅舊別封一甚多不分與金菩提樹。

子新城縣公。

羣下部將泥士及撫幼弟孰畯奪取之

厥賓

十一月。高麗泉蓋蘇文弒其王建武。○亳州刺史裴思莊。秦請伐高麗。帝曰。高麗職貢不絕。爲賊臣所弒。朕甚哀之。但因喪乘亂而取之。雖得之不貴。且山東彫瘵。吾未忍言用兵耳。

廣州都督党仁弘有罪。徙欽州。○高祖之入關也。党仁弘將兵有功。其後歷官。所至有聲迹。至是爲廣州都督。坐賍當死。帝欲宥之。召五品以上謂曰。法者。人君所受於天。不可以私。今朕私党仁弘而欲赦之。是自亂其法。上負於天。欲席藁於南郊三日。一進蔬食。以謝罪。羣臣以爲自貶太過。頓首固請。帝乃降手詔曰。朕有三罪。知人不明。一也。以私亂法。二也。善善未賞。惡惡未誅。三也。於是黜仁弘爲庶人。徙欽州。

十二月。獵於驪山。

詔議反逆緣坐律。○刑部以反逆緣坐律。兄弟没官爲輕。請改從死。敕八座議之。議者皆以爲秦漢之法。反者族夷。宜如刑部之請。給事中崔仁師駁曰。古者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奈何以亡秦酷法。變隆周中典。帝從之。

江陵子岑文本

蓋蘇文凶暴多不法。王及大臣議誅之。

初河間王孝恭平荊州。署勒兵盡殺諸文本別駕。貞臣。因馳入宮。觀秘除秘書中子。授王建郎尋擢中書舍人。時顏師古爲侍郎。詔莫離支。於是詰大事。皆所號令遠近。專草定。及得文制國事。蓋蘇本號善職而文狀貌雄偉。敏速過之。師意氣豪逸。身古罷帝遂以佩五刀。左右文本爲侍郎。莫敢仰視。專典機要。封江陵縣子。至十九年再見。

癸卯　貞觀十七年

春。正月。鄭公魏徵卒。○魏徵寢疾。帝與太子同至其第。指衡山公主。欲以妻其子叔玉。徵遽命百官赴喪紿於齊州賜死。羽葆鼓吹。其妻裴氏曰。徵平生儉素。今葬以羽儀。非聚爲庶人。葬州都督。誼文貞陪葬昭陵。其志也。悉辭不受。以布車載柩而葬。帝登苑西樓。望哭甚哀。自制碑文。并爲書石。謂侍臣曰。人以銅爲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爲鏡。可以見興替。以人爲鏡。可以知得失。魏徵没。朕亡一鏡矣。

以張亮爲洛州都督。

圖功臣於凌煙閣。○帝命圖畫功臣。長孫無忌。孝恭。杜如晦。魏徵。房玄齡。高士廉。尉遲敬德。李靖。蕭瑀。段志玄。劉弘基。屈突通。殷開山。柴紹。長孫順德。張亮。侯君集。張公謹。程知節。虞世南。劉政會。唐儉。李勣。秦叔寶等。於凌煙閣。

齊州都督齊王祐反。伏誅。○祐性輕躁。昵近羣小。好畋獵。長史權萬紀驟諫。不聽。忍并獲罪。乃條祐過失。迫令表首。帝以敕書戒之。祐大怒曰。長史責我以爲功。必殺之。萬紀拘持祐益急。不聽出城門。悉解縱鷹犬。勒其左右數十人。帝遣使按之。詔祐入朝。祐殺萬紀。

齊王祐

徙封八年。反。

鄭公魏徵

進封十一年。卒。贈司空。相唐納諫。詔可。

順陽王泰

徙封魏王八年。以謀奪嫡。

中人有志膽。每犯顏進諫。雖逢帝甚怒。幾改爲順陽王。徙居均州。帝亦爲霽威。議者謂貢育不能過也。卒後。帝使人至其家。得書一紙。始牛糞猶。

晉王治

封十三年。立。

薛延陀

貞觀十一年再見。

真珠可汗使姪突利設如長安。

汗親迎。帝將幸靈州會禮。真珠大喜。欲行。大臣多諫。阻不聽。帝發使三道來受。所獻雜畜。薛延陀庭虛無水草。耗死。將半。失期不至。帝責以聘禮不備。下詔

驅民入城繕甲兵樓堞諮發兵討之賜手敕曰吾常戒汝勿近小人正爲此耳兵未至齊府兵曹杜行敏等執而送京師賜死帝簡而文疏得此室孫處約諫書墜賞之累遷中書舍人

夏四月太子承乾謀反廢爲庶人立晉王治爲皇太子貶魏王泰爲東萊郡王○太子承乾喜聲色畋獵所爲奢靡與羣小襄狎募士奴盜民間馬牛親臨烹煮太子承乾來朝京師宿東宮多有醜語岑文本論救得釋君集自遼東郡王高麗王蓋蘇文與百濟連兵攻新羅新羅告急帝遣司農丞相里玄奬以璽書來讓且使止勿攻使者未至而蓋蘇文已絕昏由是諸部怨叛薛延陀遂衰

漢王　元昌　徙封八年附

陳公　侯君集　徙封七年初君集破高昌建武爲下所殺遣使弔祭詔冊拜燕爲遼東郡王高麗王蓋蘇文弑其君高建武而自立帝聞高麗王

高麗

取新羅二城玄奬諭帝旨蓋蘇文不奉詔

新羅

女王善德爲高麗百濟所攻遣使乞師於唐

百濟

王義慈與高麗連和伐新羅取四十餘城發兵守之又謀取棠項城以絕新羅

平原公　劉蘭　成

青州北海人性陰狡隋末以天下將亂見北海完富有功欲生之羣臣不可乃斬之籍其家君集臨刑色不變謂監吏曰君集蹉跌至此然嘗事陛下於藩邸擊取二國乞全一子以守祭祀帝乃原其妻子徙嶺南

帝諱以任賢去邪勿以愛憎用舍爲言

高宗

乾與泰皆無恙乃降泰爲東萊郡王。

以楊師道爲吏部尚書。

以太子太保蕭瑀詹事李勣同中書門下三品。○詔以長孫無忌爲太子太師房玄齡爲太傅蕭瑀爲太保李勣爲詹事瑀勣並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三品自此始勣嘗得暴疾方云鬚灰可療帝自剪鬚爲之和藥又嘗從容謂曰朕求羣臣可託幼孤者無以踰公公往不負李密豈負朕哉勣流涕辭謝齧指出血。○定太子見三師儀迎於殿門外。先拜三師答拜每門讓於三師三師坐太子乃坐其與書前後稱名惶恐。○黃門侍郎劉洎言太子宜勤學問親師友。今入侍宮闈動踰旬朔師保以下接對甚希。帝命洎與岑文本褚遂良馬周更詣東宮與太子遊帝自立太子遇物則誨之見其飯則曰汝知稼穡之艱難則常有斯飯矣見其乘馬則曰汝知其勞而不竭其力則常得乘之矣見其乘舟則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民猶水也君猶舟也見其息於木下則曰木從繩則直后從諫則聖帝疑太子柔弱密謂長孫無忌曰雉奴懦恐不能守社稷吳王恪英果類我我欲立之何如無忌固爭以爲不可。帝曰公以恪非已之甥邪無忌曰。

潛介賊破其鄉取子女玉帛。淮安王神通安撫山東。蘭成率宗黨歸順。貞觀初。梁師都未平。蘭成上書陳方畧。以爲夏州都督府司馬。師都平。遷豐州刺史。俄爲夏州長史。以拒突厥功。封平原郡公。檢校代州都督。至是謀反伏誅。

貢道新羅告急。帝遣使齎詔書諭解。

拂菻

古大秦也。居西海上。一曰海西國。去京師四萬里。東南接波斯地。方萬里。城四百。勝兵百萬。役小國數十。重石爲都城。廣八十里。東門高二十丈。卻以黃金。王宮門皆飾異寶。以琉璃爲殿柱。木精琉璃爲棬。香木梁。黃金爲地。象牙爲閤。有貴臣十二。共治國。家貲億萬者爲上官。國多幻人。有善醫。能開腦出蟲。以愈目眚。土多金銀。夜光璧。明月珠。大貝車渠。瑪瑙。木難。孔翠。虎魄。織水羊毛爲布。日海西布。海中有珊瑚洲。初生

太子仁厚眞守文良主儻副至重豈可數易帝乃止謂恪曰父子雖至親及其有罪則法不可私漢立昭帝燕王不服霍光折簡誅之此不可以不戒帝謂羣臣曰吾如治年時頗不能循常度治自勿寬厚諺曰生猿猶恐如羊冀其稍壯自不同耳無忌對曰陛下神武乃撥亂之才太子仁恕實守文之德也。

六月己卯朔日食。

遣太常丞鄧素使高麗。

高士廉罷仍同三品。

詔太子如左右屯營兵馬事。

薛延陀來納幣詔絕其昏。○薛延陀眞珠可汗使其姪來納幣獻羊馬契苾何力上言薛延陀不可與昏願且遷延救夷男使親迎彼必不敢來則絕之有名矣帝從之乃詔幸靈州召眞珠可汗會禮薛延陀多以羊馬爲聘經沙磧耗死過半乃責以聘禮不備絕之。

豬遂良上疏曰往者夷夏咸言陛下欲安百姓不愛一女莫不懷德今一朝忽有改悔之心得少失多。臣竊爲國家惜之嫌隙既生必構邊患彼國蕃見欺之怒此民懷負約之慙恐非所以服遠人訓戎士也夫龍沙以北部落無算中國誅之終不能盡當懷之以

武都公權萬紀

萬紀悻直廉約。不阿貴近。在朝頗掉聲自肆。衆情憚懍至是爲齊王祐長史。被殺。祐平。詔贈萬紀齊州都督。武都郡公。謚敬子玄初高宗時兵部侍郎。

襄陽公韋文振

初以校尉從

德使爲惡者在夷不在華失信者在彼不在此耶帝不聽

遣使冊高麗王藏爲遼東郡王○帝曰蓋蘇文弒其君而專國政誠不可忍以今日兵力取之不難但不欲勞百姓吾欲且使契丹靺鞨擾之何如長孫無忌曰蓋蘇文自知罪大畏誅必嚴設守備陛下姑爲之隱忍彼得以自安必更驕惰討之未晚也帝曰善於是遣使持節冊命高藏爲遼東郡王

秋七月駁杜正倫爲交州都督○初太子承乾失德帝密謂庶子杜正倫曰吾見果不可教當來告我正倫屢諫不聽乃以帝語告之承乾表聞帝責正倫正倫對曰臣以此恐之冀其遷善耳及承乾敗正倫左遷交州

陪魏徵碑○初魏徵嘗薦杜正倫侯君集有宰相才至是正倫以罪黜君集謀反誅帝始疑徵阿黨又有言徵自錄前後諫辭以示起居郎褚遂良者帝愈不悅乃罷叔玉尚主而陪所撰碑

房玄齡等上高祖與帝實錄○帝嘗謂褚遂良曰卿知起居注所書可得觀乎對曰史官書人君言動備紀善惡庶幾人君不敢爲非未聞自取而觀之也帝曰

帝征伐以謹直爲帝所任則爲齊王祐典軍數切諫不納至是祐反文振被殺祐平詔贈左武衛將軍襄陽縣公

南陽公杜行敏

爲齊府兵曹以執齊王祐功拜巴州刺史封郡公

磐石上白如茵一歲而黃三歲而赤失時不取即腐西海有市貿易不相見置市是歲國王波多力遣使獻赤玻瓈綠金精於唐詔荅賚後大食稍强遣大將軍來伐拂菻約和遂臣屬焉

帝有不善卿亦記之邪對曰臣職當載筆不敢不記

黃門侍郎劉洎曰借使遂良不記天下亦皆記之矣八月以張亮爲刑部尚書兼預朝政參大亮爲工部尚書

九月新羅乞兵伐高麗遣使諭之○新羅遣使言百濟與高麗連兵謀絕新羅入朝之路乞兵救援帝遣使齎璽書諭之蓋蘇文不奉詔使還帝曰蓋蘇文弒君不可以不討諫議大夫褚遂良曰今中原清宴四夷賓服陛下之威望大矣乃欲渡海遠征小夷萬一蹉跌傷威損望更興忿兵則安危難測也李勣曰間者薛延陀入寇陛下欲發兵窮追用魏徵之言遂失機會不然薛延陀無遺類矣帝曰此誠徵之誤朕尋思之而不欲言恐塞嘉言之路耳遂欲自征高麗遂良復諫曰天下譬猶一身西京心腹也州縣四肢也四夷身外之物也高麗罪大誠當致討但命一二偏將將四五萬衆取之如反掌耳今太子新立諸王陛下所知一旦棄金湯之全踰遼海之險以天下之君輕行遠舉皆臣之所甚憂也羣臣亦多諫者帝皆不聽

徙太子承乾於黔州順陽王泰於均州

襄陽公杜荷

萊國公如晦次子也性暴譎不循法尚城陽公主官至尚乘奉御封郡公爲太子承乾所親嚮預其反謀坐誅

平棘公紇干承基

以告太子謀反功拜祐川府折衝都尉平棘縣公

南城男王敬直
永寧公珪之子也初封縣男坐交太子承乾徙嶺表

甲辰　貞觀十八年

春三月以薛萬徹爲右衛大將軍○帝嘗謂侍臣曰於今名將惟李勣道宗萬徹三人而已李勣道宗不能大勝亦不能大敗萬徹非大勝卽大敗

秋七月以劉洎爲侍中岑文本馬周爲中書令○文本既拜還家有憂色母問其故文本曰非歡非舊濫荷寵榮位高責重所以憂懼語賀客曰今受弔不受賀也○帝嘗謂侍臣曰朕欲自聞其失諸公其直言無隱劉洎曰頃有上書不稱旨者陛下皆面加窮詰恐非所以廣言路馬周曰陛下比來賞罰微以喜怒有所高下帝皆納之○帝文學辯敏羣臣言事者引古文以折之多不能對劉洎上書諫曰以至愚而對至聖以極卑而對至尊虛襟以納其說猶恐未敢對驟況動神機縱天辯飾詞而折其理引古以排其議欲令凡庶何階應荅且多記損心多語損氣願爲社稷自愛帝飛白荅之曰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比有談論遂至煩多輕物驕人恐由茲道形神志氣非此爲勞今聞讜言虛懷以改

九月以褚遂良爲黃門侍郎參預朝政○帝嘗問褚遂

附

襄城公樊興　突厥　焉耆

初封營國公後坐事削爵

俟利苾可汗　王突騎支貳

李思摩既苦薛延陀之逼請帝處之河南地帝以其衆分處之於定襄故城以統其衆

貞觀六年爲左驍衛將軍部衆多娶焉耆王女又爲赤水道行軍總管從李靖討吐谷渾後軍期又不能撫御其弟叛州反獠又爲赤水道行軍總管從李靖討吐谷渾後軍期以頗習獠情以爲右武衛將軍封襄城郡公至是帝征遼以興忠謹副房玄齡留守京師檢校左武候將軍

突厥之臣屈利啜爲其衆所推立爲頡利可汗遣使詣闕貢方物

頡利啜爲其弟叛州反獠又爲赤水道行軍總管從李靖討吐谷渾後軍期以頗習獠情以爲右武衛將軍封襄城郡公至是帝征遼以興忠謹副房玄齡留守京師檢校左武候將軍

突厥內徙帝處之河南地帝以其衆分處之於定襄故城以統其衆

焉耆王女由是朝貢多

薛延陀

貞觀六年爲左驍衛將軍部衆多娶焉耆王女又爲赤水道行軍總管從李靖討吐谷渾後軍期以頗習獠情以爲右武衛將軍封襄城郡公至是帝征遼以興忠謹副房玄齡留守京師檢校左武候將軍

國安西都護郭孝恪請討之部孝恪帥兵出銀山道以來擊會焉耆王弟頡阜兄弟三人降專孝恪以頡阜弟栗婆準爲鄉導焉耆城四面皆水特險不設備

可汗遣使詣唐請率師助伐高麗實以

艮曰舜造漆器諫者十餘人此何足諫對曰奢侈者危亡之本漆器不已將以金玉爲之忠臣愛君必防其漸若禍亂已成無所復諫矣帝曰然朕見前世帝王拒諫者多云業已爲之終不爲改如此欲無危亡得乎○帝謂長孫無忌等曰人苦不自知其過卿可爲朕明言之無忌對曰陛下武功文德臣等將順之不暇又何過之可言帝曰朕聞卿以已過公等乃曲相諛說朕欲面舉公等得失以相戒而改之何如皆拜謝帝曰長孫無忌善遷嫌疑敏於決斷而總兵攻戰非其所長高士廉臨難不改節當官無朋黨所之者骨鯁規諫耳唐儉言辭辯捷善和解人事朕三十年遂無言及於獻替楊師道性行純和而情實怯懦緩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質敦厚持論恒據經遠自當不負於物劉洎性最堅貞有利益然意尚然諾私於朋友馬周見事敏速直道而言朕比任使多能稱意褚遂良學問稍長性亦堅正每爲忠誠親附於朕譬如飛鳥依人人自憐之

郭孝恪擊焉耆執其王突騎支○帝謂太子曰焉耆王不求賢輔不用忠謀自取滅亡繫首萬里人以此思懼則懼可知矣

督

刺帝意帝引孝恪倍道兼行夜至城下使者謂曰我方東征爾可將士浮水而汗能寇邊者度比曉登城可即來真珠執國王突騎支獲首虜七千級畜栗婆羅門及執栗婆準以勁騎追孝恪至銀山孝恪還擊破之干非其義廷文違詔狀帝西突厥處那斛瑟羅之孫也父曰咄陸可汗統十姓部落勝兵數十萬控弦強盛東自金山西盡西海地方萬餘里皆屬焉處那斛瑟羅勇而得衆咄陸可汗愛之以爲設兵處那斛瑟羅既統衆遂不事其叔父咄陸可汗咄陸可汗怒遣其子沙鉢羅將兵擊之處那斛瑟羅敗走沙鉢羅追擊之處那斛瑟羅與數十騎奔高昌王麴文泰文泰以妹妻之處那斛瑟羅既得志於其國遂不禮於文泰文泰怒與之絕處那斛瑟羅又與其妻子詣闕請婚帝以皇族女爲和義公主嫁之處那斛瑟羅既得公主大喜謂其國人曰我今得唐國一公主勝於百萬兵矣

武陽公李大亮

進封十年爲右衛大將軍謝固請助軍帝嘉荅之

工部尚書帝幸洛大亮副房玄齡居守卒謚懿○大亮性忠謹外若不能言而內剛烈不可干非其義廷文違詔狀帝怒欲來討蓋嗢欲使其吐屯攝至妻子未始見惰容位下使者於獄通顯居陋狹所賜奴婢悉縱遣之曰若皆衣冠子女何忍錄爲隸乎葬宗族德率兵會伐無後者三十餘極嘗以張弼嘗貶其死及貴求之不能得時弼爲將作丞自匿不言一日識諸塗持弼泣悉推家財與之弼拒不受乃言於帝乞悉以其官爵授之帝爲擢弼中郎將時人皆賢大亮而多不負恩而多

還屈利啜引兵救焉耆不及執栗婆準○大亮從父兄薛婆阿那支爲王仍附於處那斛瑟羅恪俘突騎支及其妻子詣洛陽敕宥之至高宗時歸國

高麗

唐相里玄奬若至銀山而還朝言蓋蘇文違詔狀帝西突厥處那斛瑟羅之孫也父曰咄陸可汗統十姓部落勝兵數十萬控弦強盛東自金山西盡西海地方萬餘里皆屬焉處那斛瑟羅勇而得衆咄陸可汗愛之以爲設兵處那斛瑟羅既統衆遂不事其叔父咄陸可汗咄陸可汗怒遣其子沙鉢羅將兵擊之處那斛瑟羅敗走沙鉢羅追擊之處那斛瑟羅與數十騎奔高昌王麴文泰文泰以妹妻之處那斛瑟羅既得志於其國遂不禮於文泰文泰怒與之絕處那斛瑟羅又與其妻子詣闕請婚帝以皇族女爲和義公主嫁之處那斛瑟羅既得公主大喜謂其國人曰我今得唐國一公主勝於百萬兵矣

新羅

詔新羅王善德率兵會伐高麗

火辭彌

與波斯接是歲與摩羅遊使者偕入朝

摩羅遊

遣使入朝

栗婆準從父

爲疑懼
十二月武陽公李大亮卒
故太子承乾卒
突厥徙居河南可汗李思摩入朝○突厥俟利苾可汗北渡河薛延陀惡之數相攻俟利苾有衆十萬不能撫御其衆悉南渡河請處於勝夏之間帝許之羣臣皆曰陛下方遠征遼左而置突厥於河南距京師不遠豈得不爲後慮願留鎮洛陽遣諸將東征帝曰夷狄亦人耳其情與中夏不殊以德治之則可使如一家且彼不北走薛延陀而南歸我其情可見矣俟利苾既失衆輕騎入朝帝以爲右武衛將軍

乙巳　貞觀十九年

春正月帝發洛陽○上謂侍臣曰朕自發洛陽惟啜肉飯雖春蔬亦不之進懼其煩擾故也見病卒仆至楊前存慰付州縣療之士卒感悅
封比干墓○詔諡殷太師比干曰忠烈命所司封其墓
春秋祠以少牢給五戶灑掃帝至鄴自爲文祭魏太祖曰臨危制變料敵設奇一將之智有餘萬乘之才不足
三月至定州○詔皇太子監國○詔皇太子監國留居定州命太傅高士廉等輔之
發定州
夏四月諸軍至玄菟新城○李勣軍發柳城多張形勢若出懷遠鎮者而潛師北趣南道出高麗不意自通
定濟遼水至玄菟高麗大駭城邑皆閉遼東副總管江夏王道宗將兵數千至新城折衝都尉曹三良引十餘騎直壓城門城中驚擾無敢出者營州都督張儉將胡兵爲前鋒進渡遼水趣建安城破高麗兵斬首數千級
岑文本卒以許敬宗檢校中書侍郎○帝悉以軍中資

弱之不伐也

夔公劉弘基　清苑男劉洎　薛延陀

徙封九年○從帝征高麗爲侍中帝征高麗使輔鞠說眞前軍大總管麗輔太子監珠可汗欲與戰駐驊山有國帝還以讓連和眞珠素功加封戶至千一百卒贈顯慶中詣闕尋以病卒初開封儀同三司并州都督爲申理以給庶子曳莽爲襲封○弘基病給諸子奴婢各十五人復官爵

封十三年爲高麗蓋蘇文所弒封子弘業畏帝不敢動以病卒初爲隱太子之役曳莽實左衛率坐事爲之謀國人多怨及是曾葬曳莽恐拔

扶陽男韋挺

親曰使賢固不藉多財即不賢守此可以脫飢凍餘

初爲隱太子洗越嶲未幾名還貞觀初

田五頃謂所

汗居西方統

薛延陀白道

爲肆葉護可

悉散之親黨

糧器械簿書委岑文本文本夙夜勤力精神耗竭遇暴疾卒帝名許敬宗代之

李勣拔蓋牟城○勣拔蓋牟城獲其戍卒七百人皆請從軍自效帝曰汝為我戰高麗必族汝家得一人之力而滅一家吾不忍也皆稟賜而遣之以其城為蓋州

五月張亮拔卑沙城○張亮帥舟師渡海襲卑沙城其城四面懸絕惟西門可上程名振引兵夜至副總管王大度先登五月拔之獲男女八千口

帝渡遼拔遼東城○李勣進至遼東城下高麗步騎四萬救之江夏王道宗將四千騎逆擊之軍中皆以為衆寡懸絕不若深溝高壘以俟車駕之至道宗曰吾屬為前軍當清道以待乘輿乃更以賊遺君父乎既合戰唐兵不利道宗登高而望見高麗陣亂輿曉騎數十衝之勣引兵助之高麗大敗車駕至遼澤泥淖二百餘里布土作橋以渡既渡撤之以堅士卒之心帝至遼東城下見士卒負土填塹即分其尤重者自於馬上持之從官爭負土致城下時勣攻城已十二日矣帝引精兵會之圍其城數百重縱火登城高麗力戰不能敵遂克之所殺萬餘人得勝兵萬餘人男女四萬以其城為遼州

進軍白巖城六月降之○進軍白巖城李思摩中矢帝親吮血將士聞之莫不感勸契苾何力擊高麗救兵挺身陷陣槊中其厩尚輦奉御薛萬備單騎往救拔何力於萬衆之中而還何力氣益憤束瘡而戰遂破高麗兵白巖城請降既而中悔帝怒其反覆攻之令軍中曰得城當悉以入物賞戰士六月復請降帝將受之李勣請曰士卒所以爭冒矢石不顧其死者貪虜獲耳今城垂拔奈何更受其降孤將士之心帝下馬謝曰將軍言是也然縱兵殺人而虜其妻孥朕所不忍將軍麾下有功者朕以庫物賞之庶因將士贖此一城勣乃退帝受其降以為巖州何力瘡重帝自為傅藥求得刺何力者使自殺之何力曰彼為其主盲目亦忠勇之士不可殺也遂舍之

進攻安市城大破其救兵於城下○車駕至安市城攻之高麗北部耨薩延壽惠真帥兵十五萬救安市帝曰今為延壽策有三引兵直前連城為壘據險食粟掠吾牛馬攻之不可猝下欲歸則泥潦為阻坐困吾軍上策也拔城中之衆與之宵遁中策也不度智能來與我戰下策也卿胄觀之彼必出下策成擒在吾

城中流矢卒

忠武餘卒

贈左衛大將軍廓國公謚襄子簡嗣○確性恪皎所居官雖祁寒烈暑無懈容加有巧思凡朝之營繕所司必諮而後行帝賴其彊濟云

安德公楊師道

封二十六年自中書令罷為吏部尚書從帝征高麗攝中書令軍

備之薛延陀至塞下卿有備不敢進

高麗

帝親征高麗凡拔玄菟等十城徙戶口七萬斬首四萬餘級進攻安市城不克引兵還拜高麗降將高延壽鴻臚卿高惠真司農卿延壽既降以憂死獨惠真至長安

邢公王君愕

初從王君廓入朝君廓大將軍高麗挺以太薛沙多彌可汗新興縣公常卿主饋運汗以帝方在累遷左武衛將軍至是從帝征高麗戰駐驆山陣殺進坐不先行軍執失思力贈左衛大將軍幽州都督洛陽縣為民

王珪數薦之累遷御史大夫封扶陽縣壞殺之自立歸款高祖拜男至是帝征灼圖已亟還所部拔灼追

廓公姜確

封金城郡公六年從帝征高麗至蓋牟

州之北以為鎮守示將復威積北而還用挺以失職多彌復發兵內不平作書侵夏州敕江遺所親意怨夏王道宗等挫毘象州刺發諸州兵以

備之薛延陀至塞下卿有備不敢進

高麗

帝親征高麗凡拔玄菟等十城徙戶口七萬斬首四萬餘級進攻安市城不克引兵還拜高麗降將高延壽鴻臚卿高惠真司農卿延壽既降以憂死獨惠真至長安

目中矣高麗有對盧年老習事謂延壽曰泰王內芟羣雄外服戎狄獨立爲帝此命世之才今舉海內之衆而來不可敵也爲吾計者莫若頓兵不戰曠日持久分遣奇兵斷其運道糧食既盡求戰不得欲歸無路乃可勝也延壽不從引軍直進帝猶恐其不至命阿史那社爾將千騎以誘之兵始交而僞走高麗相謂曰易與耳競進乘之至安市城東南八里帝乘高觀望形勢江夏王道宗曰高麗傾國以拒王師平壤之守必弱願假臣精兵五千覆其本根則數十萬衆可不戰而降矣帝不應命李勣等大戰破之高麗兵大潰延壽惠眞帥衆請降衆國大駭後黃城銀城皆自拔遁去數百里無復人煙帝乃更名所幸山曰駐蹕山刻石紀功焉驛書報太子及高士廉等曰朕爲將如此何如

秋七月張亮至建安城破高麗兵

九月帝攻安市城不下詔班師○帝之克白巖也謂李勣曰安市城險而兵精建安兵弱而糧少若出其不意攻之必克建安下則安市在吾腹中此兵法所謂城有所不攻者也對曰建安在南安市在北吾軍糧皆在遼東今踰安市而攻建安若賊鬬吾運遵將若

還頗不職改太常卿卒贈吏部尚書并州都督諡懿

子豫之○師道善草隸工詩性周謹自拜侍中豫朝政親遇隆渥未嘗諮禁省事在銓署專抑勢貴親黨以遠嫌然用人多違其才不爲時稱

皖城公張儉

高祖從外甥也祖威隋世封皖城郡公

百濟

王義慈聞帝親討高麗乃間取新羅七城久之又奪十餘城因不朝貢於唐

新羅

女王善德使兵五萬入高麗南鄙拔水口城以聞

契丹

發兵會擊高麗帝軍還過營州盡名酋長窩哥及老

唐太宗

之何帝從之勣遂攻安市不下帝怒勣請克城之日男子皆坑之安市人聞之益堅守攻久不下高延壽高惠眞共請曰烏骨城主老耄不能堅守移兵臨之朝至夕克其餘小城必望風潰然後收其資糧鼓行而前平壤必不守矣羣臣亦請召張亮拔烏骨渡鴨綠水直取平壤帝將從之長孫無忌以爲天子親征異於諸將不可乘危徼幸若向烏骨則建安新城之虜必蹤吾後不如先取安市建安然後進乃止江夏王道宗督衆築土山以逼其城城中亦增城以拒之士卒交戰日六七合衝車礮石壞其樓櫓城中隨立木柵以塞其缺晝夜不息凡六旬用功五十萬山頹壓城城脅會守城傅伏愛私離所部高麗自缺城出戰遂奪土山壅而守之帝怒斬伏愛以徇命諸將攻之三日不能克帝以遼左早寒草枯水凍士馬難久留糧食將盡敕班師先拔遼蓋二州戶口渡遼乃耀兵於安市城下而旋城主登城拜辭帝嘉其固守賜縑百疋以勵事君還師渡遼暴風雪士卒霑濕多死者

冬十月遣使祀魏徵復立所仆碑○凡征高麗拔十城徙遼蓋巖三州戶口入中國者七萬人新城建安駐

江陵子岑文本

封四年爲中書令從帝征

哭

人差賜繒綵以寫哥爲左武衛將軍大酋辱紇主曲堰率衆歸唐以其部爲玄州拜曲據刺史隸營州都督府

驛三大戰斬首四萬餘級戰士死者殘三千人戰馬死者什七八帝以不能成功深悔之歎曰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命馳驛祀徵以少牢復立所製碑名其妻子詣行在勞賜之

帝還至營州祭戰亡士卒○帝至營州詔戰亡士卒骸骨並集柳城命有司具太牢帝自作文以祭之臨哭盡哀

贖諸軍所虜高麗民萬四千口○帝聞太子奉迎將至乃從飛騎三千人馳入臨榆關道逢太子帝之發定州也指所御褐袍謂太子曰俟見汝乃易此袍耳在遼左雖盛暑流汗勿之易至是太子進新衣乃易之諸軍所虜高麗民萬四千口安集幽州將以賞軍帝愍其父子夫婦離散命有司平其直悉以錢布贖爲民懽呼之聲三日不息

十一月易州司馬陳元璹以罪免○元璹使民於地室蓄火種疏而進之帝惡其語免元璹官

十二月薛延陀寇夏州

殺侍中劉洎○初帝將東行謂侍中劉洎曰我今遠征爾輔太子安危所寄宜深識我意對曰願陛下無憂大臣有罪者臣謹即行誅帝以其妄發怪之及帝還不豫洎色悲懼請同列曰疾勢如此聖躬可憂或譖於帝曰洎言國家事不足憂但當輔幼主行伊霍故事大臣有異志者誅之自定矣帝以爲然詔賜自盡以馬周攝吏部尚書○周以四時選爲勞請復十一月選至三月畢從之

顯撫弟姪篤恩義生平故人雖羈賤必釣禮口未嘗言家事既任職久賚錫豐饒皆令弟文昭主之文昭任校書郎多交輕薄帝不悅謂文本曰卿弟多過朕將出之文本曰臣弟少孤老母特所鍾愛未嘗暫離左右今若出外母必愁悴無此弟是無老母矣因泣

高麗行至幽州卒贈侍中

廣州都督諡憲○文本文之象仕隋爲邯鄲令坐詮不得申文本年十四詣司隸理冤辨對哀暢無所詘衆屬目命作蓮華賦文成合臺嗟賞遂得直性沈敏有姿儀善文辭多所貫綜既貴常以與孤生居處卑室無褥褫帷帳事母以孝

奚

自貞觀三年始朝唐至是帝伐高麗大酋蘇支從戰有功

靺鞨

帝伐高麗靺鞨北部與高麗合高惠眞等率衆援安市每戰靺鞨常居前帝破安市執惠眞收靺鞨兵三千餘悉坑之

吐蕃

贊普弄贊使相祿東贊上書於唐獻黃金鵝以賀高麗之捷

丙午　貞觀二十年

春正月夏州兵擊薛延陀大破之

遣大理卿孫伏伽等巡察四方○遣伏伽等二十二人以六條巡察四方伏伽等多所黜陟其人詣闕稱冤者前後相屬帝令猪逐良類狀以聞帝親臨決以能再見

帝還京師○帝謂李靖曰吾以天下之衆困於小寇何也靖曰此道宗所解帝顧問道宗具陳在駐驊時乘虛取平壤之言帝悵然曰當時匆匆吾不憶也

三月詔皇太子聽政

殺刑部尚書張亮○人告亮有反謀帝命按之亮不服命百官議其獄皆言亮反當誅獨臣作少監李道裕言亮反形未具不當死帝不聽斬之後歲餘刑部侍郎缺帝曰朕得其人矣往者李道裕議張亮獄朕雖不從至今悔之遂以爲刑部侍郎

閏月癸巳朔日食

夏五月高麗遣使謝罪却之

秋八月帝如靈州遣李勣擊薛延陀降之敕勒諸部遣

陳王忠　以皇太子長

鄖公張亮　徙封十年從

西突厥　同紇　射匱可汗遣　酋長胡祿俟

薛延陀　夏州都督喬師望與執失思力等來擊　多彌可汗輕騎遁去帝詔　江夏王道宗復將兵分道來擊國中驚

附　同羅　僕骨　拔野古

子始封至高　使入貢且請　利發吐迷度

帝征高麗返　昏帝許之命　與諸部攻薛

坐有異謀被　延陀破之并

殺籍其家　割龜茲于闐　疏勒朱俱波有其地遂南

蔥嶺五國以　踰賀蘭山境

爲聘禮　諸河遣使獻

款於唐帝納之

附

下鳴咽帝愍其意而止惟召文昭讓敕亦卒無過

使請吏○帝詰靈州太子當從行少詹事張行成以爲不若使之監國接對百僚明習庶政帝然之駕至浮陽回紇等十一姓各遣使歸命乞置官司上大喜遣使納之詔曰朕聊命偏師遂擒頡利始弘廟畧已滅延陀鐵勒百餘萬戶請爲州郡混元以降殊未前聞宜備禮告廟仍頒示普天帝爲詩曰雪恥酬百王除凶報千古勒石於靈州

冬十月貶蕭瑀爲商州刺史○瑀性狷介與同僚多不合嘗言房玄齡等朋黨不忠但未反耳帝不聽貶商州刺史

十二月帝生日罷宴樂○帝謂長孫無忌等曰今日吾生日世俗皆爲樂在朕翻成傷感今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承懽膝下永不可得此子路所以有負米之恨也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奈何以劬勞之日更爲懽樂乎因泣數行下左右皆悲

幸房玄齡第○玄齡嘗以微譴歸第稍遂良諫曰玄齡翼贊聖功冒死決策選賢立政勤力爲多自非罪在不赦不可退棄若以其衰老亦當退之以禮帝然之因幸芙蓉園玄齡敕子弟汎掃門庭乘輿且至有頃帝幸其第因載玄齡還宮

追擊前後斬五千餘級虜男女三萬餘人咄摩支至京師拜右武衛大將軍江夏王道宗兵也帝以師既度磧薛延陀阿波達官騎恣表辭詭衆數萬拒戰誕待使者倨道宗擊破之慢屢違詔攻遣使招諭敕其酋長皆請願內屬乞置官吏帝剖其地爲州縣

高麗

王藏及莫離支蓋金遣使支師拜右武衛將軍江夏王道宗兵也帝以師既度磧薛延陀阿波達官騎恣表辭詭衆數萬拒戰誕待使者倨道宗擊破之慢屢違詔攻遣使招諭敕其酋長皆請願內屬乞置官吏帝剖其地爲州縣

識匿

東南直京師九千里有大谷五酋長自爲治號五識

擾多殲出走

渾

同紇殺之據其地餘衆西走共立眞珠可汗兄子咄摩支奉表於

斛薛

契苾

唐請居鬱督軍山之北詔

多濫葛

遣使安集之敕勒九姓酋長聞之皆恐懼朝議亦恐其爲磧北之患乃更遣李

阿跌

奚結

思結

勣圖之帝自以上十一姓詣靈州招撫酋長俱朝帝勣全鑾督軍於浮陽帝大山咄摩支出喜賜宴頒賚降部落猶持遣使貢璽書兩端勣縱兵

報之

丁未　貞觀二十一年

春正月申公高士廉卒

以敕勒諸部爲州縣○回紇諸部皆來朝請吏詔以爲六府七州各以其酋長爲都督刺史各賜金繒遣之諸酋長奏請以回紇以南突厥以北開一道謂之參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驛帝許之於是北荒悉平

詔以來年仲春有事於泰山

以牛進達李勣爲行軍大總管伐高麗○帝將復伐高麗朝議以高麗依山爲城攻之不可猝拔前大駕親征國人不得耕大半之食今若使偏師更迭擾其疆場使彼疲於奔命釋耒入堡數年之間千里蕭條則人心自離鴨綠以北可不戰而取矣帝從之遣牛進達李勣水陸並進以討之

夏四月作翠微宮○初帝得風疾苦京師盛暑命修終南山太和廢宮爲翠微宮

以李素立爲燕然都護○以李素立爲燕然都護統瀚海等六府皇蘭等七州素立撫以恩信夷落懷之共率馬牛爲獻素立惟受酒一杯餘悉還之○帝問侍臣曰自古帝王雖平中夏不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

改封順陽王徙封十一年。

濮王泰

五年進王濮爲尚書僕射進太傅辛於家贈司徒并州都督謚文獻子慶行襲爵○士廉敏衆惠有度量狀貌若畫觀書一見輒誦敏於占對進止率衆往歸之詳華凡有獻納縉紳皆屬目焉卽奏議未嘗不焚稾家人無見者初爲益州長史蜀人畏鬼而惡巫每是歲輿疾必迎之入祠堂盛陳牲酒及祭盡徹肉以賜遠近謂之福胙

曹王明

以皇子始封。

申公高士廉

突厥

車鼻可汗亦

阿史那族而去京師最遠。

突利部人也。

名斛勃世爲酋長夜短日小可汗頡利入後烹羊胛適熟日已復之敗突厥餘衆欲奉以爲出矣至是歲大可汗時薛延陀方彊車以爲亡闕州延陀欲謀殺亦不從

骨利幹

亦鐵勒分部也處瀚海北

延陀謀殺

亦鐵勒諸部也其地北瀕南回紇分三部皆自統制大破之乃建之俗無歲時結草爲廬無牙於金山之東天竺屬國也遣使者貢方物於唐。

那揭

匿是歲與似沒役槃二國使者朝於唐

似沒

北接石國土俗與康國同。

俱蘭

與吐火羅接。是歲國王忽提婆遣使者獻書於唐。

役槃

亦與康拔出良馬。

章求拔

本西羌種與當吐蕃西南東天竺接是歲國王羅利多菩伽因悉立國遣使者入貢。

悉立

當吐蕃西南至是入朝。

都播

亦鐵勒諸部也其地北瀕南回紇分三部皆自統制大破之乃建之俗無歲時結草爲廬無牙於金山之東

人而成功過之何也羣臣稱頌功德帝曰不然朕所以及此者止有五事耳自古帝王多疾勝己者朕見人之善若己有之人之行能不能兼備朕常棄其所短取其所長人主往往進賢則欲寘諸懷退不肖則欲推諸壑朕見賢者則敬之不肖者則憐之人主多惡正直險詖顯爵無代無之朕踐阼以來正直之士比肩於朝未嘗黜責一人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部落皆依朕如父母此五者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

五月如翠微宮○冀州進士張昌齡獻翠微宮頌帝愛其文命於通事舍人裏供奉初昌齡與王公治皆有文名考功員外郎王師旦知貢舉黜之帝問其故師旦曰二人文體輕薄終非令器若置之高第恐後進效之傷陛下雅道帝善其言

李勣破南蘇城○勣軍既渡遼歷南蘇數城高麗多背城拒戰勣破其兵焚囉郭而還

以李緯爲洛州刺史○初帝以李緯爲戶部尚書時房玄齡留守京師有自京師來者帝問玄齡何言對曰玄齡但云李緯美鬚髯帝遽改除洛州刺史

秋七月作玉華宮

牛進達拔石城

八月詔停封禪○以薛延陀新降土功屢興河北水災故也

發江南工人造大船○欲復征高麗故也

冬十一月突厥車鼻可汗寇使入貢

徙順陽王泰爲濮王

十二月遣阿史那社爾等擊龜茲

疾雖父母病皆委去棄舍投餌哺之畏厥餘衆稍稍草擾其根以弟不相假財來歸數年間飯補鳥獸士廉爲設條教辨告督勵出掠延陀人骨利幹入朝風俗翕然爲變又引諸生車鼻勢益張國講授經藝學至是遣子沙校復興修汶鉢羅特勒獻水故突厥引方物於唐且旁出以庶澱請入朝帝遣道人以富饒使徵車鼻車入爲吏部尚鼻不至書雅負裁鑒又詳氏諸所署用人地無不當者

北自稱乙注畜牧不知稼土多百合厥餘衆稍稍草擾其根以弟不相假財來歸數年間飯捕鳥獸士廉爲設條教辨告督勵出掠延陀人骨利幹入朝風俗翕然爲變又引諸生車鼻勢益張國講授經藝學至是遣子沙校復興修汶鉢羅特勒獻水故突厥引方物於唐且旁出以庶澱請入朝帝遣道人以富饒使徵車鼻車入爲吏部尚鼻不至書雅負裁鑒

拜吐迷度爲懷化大將軍瀚海都督

龜茲

初郭孝恪之伐焉耆也龜茲發兵與之

拔野古

唐以拔野古爲幽陵府拜俀利發屈利失爲右武衛大將軍府都督

同紇

同紇諸部皆入朝請置官吏詔以同紇部爲瀚海府

高麗

帝復遣牛進達等討高麗國王藏乃使子任武入朝謝罪

僕骨

唐以僕骨爲金微府拜酋長歌濫拔延爲右武衛大將軍府都督

詔阿史那社爾契苾何力率安西都護郭孝恪發鐵勒十三州及突厥吐蕃吐谷渾兵來討

同羅

唐以同羅爲回紇林府。拜酋長時健啜爲左領軍大將軍府都督。

泥婆羅

直吐蕃之西。土多赤銅器皆用銅其居板屋畫壁俗不知牛耕故少田作習商賈通推步曆術初臣吐蕃。

多濫葛

唐以多濫葛爲燕然府酋長多濫葛來爲右衛大將軍府都督葛末死以多濫葛子貞觀中帝遣使者李義表到天竺道經泥婆羅王提婆大喜延使者同觀阿耆婆深池池廣數十丈水常溢沸共傳旱潦未嘗耗溢。

思結

唐以思結爲都督。

盧山府即授酋長爲都督。

或抵以物則生烟釜其上。少選可熟至是遣使入貢。

渾

唐以渾地爲皐蘭州拜酋長阿貪支爲右領軍衛大將軍州刺史。

摩揭陀

中天竺屬國也環五十里土沃宜稼稻有異稻巨粒。號供大人米。是歲始遣使入貢。

斛薛

唐以斛薛爲高闕州即授酋長爲刺史。

奚結

唐以奚結爲雞鹿州即授酋長爲刺史。

健達

西域小國也。是歲國王麟佛土菜。

唐太宗

戊申　貞觀二十二年

春正月作帝範以賜太子○帝作帝範十二篇以賜太子曰君體建親求賢審官納諫去讒戒盈崇儉賞罰務農閱武崇文且曰修身治國備在其中一旦不諱更無所言矣然當求古之哲王爲師如吾不足法也夫取法於上僅得其中取法於中不免爲下吾即位以來不善多矣顧弘濟蒼生肇造區夏功大益多故人不怨業不墮然比之盡美盡善固多愧矣汝無我之功勤而承我之富貴竭力爲善則國家僅安驕惰奢縱則一身不保且成遲敗速者國也失易得難者位也可不惜哉可不慎哉初羣臣或請集帝文章帝曰朕之辭令有益於民者史皆書之足爲不朽若其無益集之何用梁武帝父子陳後主隋煬帝皆有文章何救於亡人主患無德政文章何爲遂不許

中書令馬周卒

以崔仁師爲中書侍郎參知機務

遣薛萬徹伐高麗

以長孫無忌檢校中書令

結骨俟利發入朝○是時四夷君長爭入獻見每元正

梁公房玄齡

徙封十二年

卒贈太尉并州都督謚文昭陪葬昭陵

西突厥

初乙毗咄陸唐遣薛萬徹可汗以阿史那賀魯爲葉護居多邏斯高宗立詔配享太宗廟廷長子遺直襲處月等五姓之衆咄陸既衰吐火羅射匱可汗遣兵迫逐之部落亡散賀魯帥其餘衆數千各取一具曰帳內屬諸處之於庭州莫賀城拜左驍衛將軍賀魯以謀逆誅遺

高麗

裴行方由海道來伐部將古神感大破高麗兵萬徹渡鴨綠水次泊灼城破其泊灼城破其處月等五姓援兵而還

新羅

女王金善德卒詔以善德爲柱國封樂浪郡王遣使冊命妹真德襲其王善德遣其子文王及其弟春秋入朝帝

阿跌

唐以阿跌爲雞田州都督酋長爲刺史

契苾

唐以契苾爲榆溪州都督酋長爲刺史

白霤

唐以白霤爲寘顏州都督酋長爲刺史

思結別部

唐以思結爲蹛林州都督酋長爲刺史

朝賀常數百千人。帝曰。漢武帝窮兵三十餘年。所獲無幾。豈如今日稅之以德。使窮髮之地。盡爲編戶乎。如玉華宮。帝營玉華宮。務爲儉約。惟寢殿覆瓦。餘皆茅茨。然所費已巨億計。克容徐惠上疏曰。今東征高麗。西討龜茲。營繕相繼。服玩華靡。夫以有盡之農功。塡無窮之巨浪。圖未獲之他黎。喪已成之我軍。地廣非常安之術。人勞乃易亂之源也。珍玩技巧。乃喪國之斧斤。珠玉錦繡。實迷心之酖毒。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作法於奢。何以制後。帝善其言。甚禮重之。

崔仁師坐罪除名流連州。○坐有伏闕訴冤者。仁師不奏也。

三月。故隋后蕭氏卒。○詔復其位號。謚曰愍。使三品護葬江都。

夏四月。遣武侯將軍梁建方擊松外蠻。降之。

西突厥葉護賀魯來降。

五月。遣右衛長史王玄策使天竺。因襲擊之。執其王以歸。

宋公蕭瑀卒。

殺華州刺史李君羨。○太白晝見。太史占云。女主昌。民間又傳秘記云。唐三世之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

唐太宗

帝惡之。以武衛將軍李君羨小名五娘。而官稱封邑皆有武字。出爲華州刺史。御史復奏君羨謀不軌。帝遂誅之。帝嘗密問太史令李淳風。秘記所云。信有之乎。對曰。臣仰稽天象。俯察曆數。其人已在宮中。自今不過三十年。當王天下。殺唐子孫。殆盡其兆。既成矣。帝曰。疑似者盡殺之。何如。對曰。天之所命。人不能違也。王者不死。徒多殺無辜。且自今以往三十年。其人已老。庶幾頗有慈心。爲禍或淺。今借使得而殺之。天或生壯者。肆其怨毒。恐陛下子孫無遺類矣。帝乃止。

司空梁公房玄齡卒。○玄齡薨守京師。疾篤。帝徵赴玉華宮。肩輿入殿。相對流涕。因留宮下。候問不絕。玄齡謂諸子曰。吾受主上厚恩。今天下無事。惟東征未已。羣臣莫敢諫。吾知而不言。死有餘責。乃上表曰。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陛下威名功德。亦可足矣。拓地開疆。亦可止矣。且陛下每決一重囚。必令三覆五奏。膳素止樂者。重人命也。今驅無罪之士卒。委之鋒刃之下。使之肝腦塗地。獨不足愍乎。何使高麗違失臣節。誅之可也。侵擾百姓。滅之可也。他日能爲中國患。除之可也。今無此三條。而坐煩中國內。爲前代雪恥。外爲新羅報讐。豈非所存者小。所損者大乎。願陛下亦以弟貶茲。請爲鄉導。

銅陵尉王齡停配享。

宋公蕭瑀

高祖初入關。即封國公。至貞觀二十年。貶商州奪爵。使討西突厥。未幾復其封。之未服者。明年置瑤池都督府。以賀魯爲都督。

回紇

吐迷度兄子鉢。○瑪愛烏紇烝吐迷度之妻。因棄之。以其子婆閏爲渤海都督。

武安公薛萬徹

進封十九年。

結骨

古堅昆國也。

焉耆

王阿那支奔龜茲爲唐將阿史那社爾所擒。那社爾勒石紀功而還。

進文王爲左仍從數十騎入朝。帝以爲武衛將軍。春崑丘道行軍總管。厚賜遣從中國制內出冬服賜之。

秋請改章服之尋以爲泥伏沙鉢羅葉護賜以鼓纛。

焉耆王來奔未幾復其封。明年加特進。贈司空。荊州都督。太常謚曰肅。帝以其性忌改謚貞褊。

子鉢。○瑪愛烏紇烝吐迷度之妻。因棄之。以其子婆閏爲渤海都督。

副都護元禮臣。誘執殺之。利收合餘燼。潛引西突厥以間。帝恐同凶禍福。則繫統部落離散。之衆。襲殺孝恪。曉衛將軍諸人。今一於遣兵部尚書崔敦禮。來安撫之。賜吐迷那利獲之。社度左衛大將軍。以其子婆閏破其大城。五遣使諭降。七百餘城。立王弟葉護爲王。西域震駭。

非之。以爲人稟天地而生。謂之命。至吉凶禍福。則繫諸人。今一於命。非先王所以教人者。通儒是之。

進封十九年。

以青丘道行軍總管伐高麗。萬徹在軍中。使氣陵物。裴行方奏其貪漫。山其人怨望。除名徙邊。至高宗永徽四年再見。

直同紇西北。萬徹素止樂者。重人命也。今驅無罪之士卒。委之鋒刃之下。使之肝腦塗地。獨不足愍乎。何使高麗違失臣節。誅之可也。侵擾百姓。滅之可也。他日能爲中國患。除之可也。今無此三條。而坐煩中國內。爲前代雪恥。外爲新羅報讐。豈非所存者小。所損者大乎。願陛下亦以弟貶茲。請爲鄉導。

銅陵尉王齡停配享。

宋公蕭瑀

高祖初入關。即封國公。至貞觀二十年。貶商州奪爵。使討西突厥。未幾復其封。之未服者。明年置瑤池都督府。以賀魯爲都督。

回紇

吐迷度兄子鉢。○瑪愛烏紇烝吐迷度之妻。因棄之。以其子婆閏爲渤海都督。

副都護元禮臣。誘執殺之。利收合餘燼。潛引西突厥以間。帝恐同凶禍福。則繫統部落離散。之衆。襲殺孝恪。曉衛將軍諸人。今一於遣兵部尚書崔敦禮。來安撫之。賜吐迷那利獲之。社度左衛大將軍。以其子婆閏破其大城。五遣使諭降。七百餘城。立王弟葉護爲王。西域震駭。

非之。以爲人稟天地而生。謂之命。至吉凶禍福。則繫諸人。今一於命。非先王所以教人者。通儒是之。

武安公薛萬徹

進封十九年。

結骨

古堅昆國也。

焉耆

王阿那支奔龜茲爲唐將阿史那社爾所擒。那社爾勒石紀功而還。

以青丘道行軍總管伐高麗。萬徹在軍中。使氣陵物。裴行方奏其貪漫。山其人怨望。除名徙邊。至高宗永徽四年再見。

以春秋爲特進。文王爲左仍從數十騎入朝。帝以爲武衛將軍。春崑丘道行軍總管。厚賜遣從中國制內出冬服賜之。

秋請改章服之尋以爲泥伏沙鉢羅葉護賜以鼓纛。

焉耆王來奔未幾復其封。明年加特進。贈司空。荊州都督。太常謚曰肅。帝以其性忌改謚貞褊。

回紇

吐迷度兄子鉢。○瑪愛烏紇烝吐迷度之妻。因棄之。以其子婆閏爲渤海都督。

龜茲

副都護元禮臣。誘執殺之。利收合餘燼。潛引西突厥以間。帝恐同凶禍福。則繫統部落離散。之衆。襲殺孝恪。曉衛將軍諸人。今一於遣兵部尚書崔敦禮。來安撫之。賜吐迷那利獲之。社度左衛大將軍。以其子婆閏破其大城。五遣使諭降。七百餘城。立王弟葉護爲王。西域震駭。

龜茲王布失畢及相那利戰敗。走保都城。社爾進軍逼之。拔都城。使郭孝恪守之。布失畢走保撥換城爲阿史那社爾所擊。被殺。詔

下許高麗自新。焚凌波之船。罷應募之衆。自然華夷慶賴。遠肅邇安。臣旦夕入地。倘蒙錄此哀鳴。死且不朽。帝自臨視之。握手與訣。悲不自勝。

秋八月己酉朔日食。

九月。以褚遂良爲中書令。

冬十月。帝還宮。

雅眉邛州獠反。○初帝以高麗困弊。議以明年發三十萬衆一舉滅之。或以劍南隋末無寇。屬者遼東之役。又不預徵發。百姓庶富。宜使造舟。帝從之。遣使發民造船。役及山獠。於是三州獠反。發隴右峽中兵二萬餘人以擊之。蜀人苦造船之役。州縣督迫嚴急。民至是賣田宅鬻子女。不能供。穀價踊貴。劍外騷然。

十一月。癸丑。丹內屬。

回紇吐迷度爲其下所殺。詔立其子姿聞。

十二月。阿史那社爾擊龜茲。執其王布失畢。

武連公李君羨

封二十六年。

以疑忌被殺。

武后天授中。諸部皆入臣。唐遣王玄策家屬詣闕訴其侯利發失至中天竺會寃。詔復其官爵。以禮改葬。

陽翟公郭孝恪

封二十九年。

以崑丘道副大總管討龜茲相那利所殺。子待詔亦殁。帝以孝恪致敗。奪其官。高宗即位。追還官爵。

高唐公馬周

周少孤。家貧。嗜學。善詩春秋。貴曠遠。鄉人以無細謹。薄之。武德中。補州助教。不治事。刺史讓之。乃棄去。客遊長安。以中郎將常何薦。督賜氏李。封拜監察御史。無極縣男。又累官至中書。以其別帥達令周病消渴。稽等部爲峭連年。帝幸翠落等九州。各徵宮求勝地。以其辱統主爲構第。躬爲刺史。

契丹

別部酋辱紇主曲據先已送牛馬餉軍。迎沒路國亦獻異物。并上地圖。請老子碑。詔許之。

居延州。

於是天竺大震。城邑聚落降者五百八十餘所。東天竺王尸鳩摩送牛馬餉軍。迎沒路國亦獻異物。并上地圖。請老子碑。詔許之。

本彊國也。地一云阿那支從與突厥等。始父弟先那準薛延陀自爲王。

中天竺

以疑忌被殺。

武后天授中。諸部皆入臣。唐遣王玄策家屬詣闕訴其侯利發失至中天竺會寃。詔復其官爵。以禮改葬。

王尸羅逸多卒。國中大亂。大臣阿羅那順自立。發兵攻玄策。玄策乘驛發吐蕃泥婆羅諸兵。合擊大破之。進戰三日。大破之。擒阿羅那順。

白霄

唐以白霄爲

寄其王布失畢。

龜茲。執其王布失畢。

回紇吐迷度爲其下所殺。詔立其子姿聞。

十二月。阿史那社爾擊龜茲。執其王布失畢。

調藥使太子問疾周疾甚。

奚

取所上章奏。皆長可度者。悉焚之。卒贈本官。幽州都督。高詔以奚地為宗卽位。追贈饒樂府以可汗。高唐縣公子度者為都督。賜姓李氏。封樓煩縣公。

高唐縣公子度者。載咸亨中為司列少常伯。與裴行儉分掌選事。言吏部者稱裴馬焉。

吐蕃

先是帝遣右武衛郎將王玄策使西天竺所部內附。贊普弄贊發精兵從玄策討破之。獻俘京師。高宗立擢弄贊為駙馬都尉。封海西郡王。弄贊獻金琲十五種。以薦昭陵。

大安公閻立突厥

唐以車鼻可汗不入朝。遣御史府長史

衛公李靖

徙封十三年。德為開府儀同三司。卒贈司空。典高侃發阿紇域為中天竺。所鈔。贊普弄贊發精兵從玄策討破之。獻俘京師。高宗立擢弄贊為駙馬都尉。封海西郡王。弄贊獻金琲十五種。以薦昭陵。

于闐

王伏闍信。聞阿史那社爾破龜茲。大懼。使子獻橐駝三百。行軍長

己巳　西　貞觀二十三年

春正月。遣驍衛郎將擊突厥車鼻可汗。

三月。帝有疾。詔太子聽政。

夏四月。如翠微宮。

五月。以李勣為疊州都督。○帝謂太子曰。李勣才智有餘。然汝與之無恩。我今黜之。若其卽行。俟我死。汝用為僕射。親任之。若徘徊顧望。當殺之耳。乃左遷勣為疊州都督。勣受詔。不至家而去。

衛公李靖卒。

帝崩。長孫無忌褚遂良受遺詔輔太子。還宮發喪。罷遼東兵。○帝苦痢增劇。太子晝夜不離側。或累日不食。皆罪亡之餘。髮有變白者。帝謂長孫無忌褚遂良入臥內。謂之曰。遂能依乘風太子仁孝。善輔導之。謂太子曰。無忌遂良在汝勿憂。雲勣功帝籍天下。又謂遂良曰。無忌盡忠於我。我有天下。多其力。蓋君臣之際也。我死。勿令讒人間之。仍令遂良草遺詔。有頃帝崩。秘不發喪。無忌等請太子先還。飛騎勁兵及舊將皆從。大行御馬輿繼至。發喪。宣遺詔。罷遼東之役。及諸土木之功。四夷入仕及朝貢者數百人。聞喪皆慟哭。剪髮薙面。割耳流血灑地。稱疾。畏遠權。逼功大而主

以于志寧張行成爲侍中高季輔爲中書令。

六月。太子卽位。

改官名犯先帝諱者。○先是太宗一名。令天下不連言。者勿避。至是始避之。

以長孫無忌爲太尉。李勣爲開府儀同三司。並同三品。

秋八月。地震。○晉州尤甚。壓殺五千餘人。

葬文皇帝於昭陵。○阿史那社爾契苾何力請殉葬。帝遣人諭以先旨。不許。蠻夷君長爲先帝所擒服者頡利等十四人。皆琢石爲像。列於北司馬門內。

史臣贊曰。盛哉太宗之烈也。其除隋之亂。比跡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自古功德兼隆。由漢以來未之有也。至其幸於多愛。復立浮圖。好大喜功。勤兵於遠。後世君子。莫不嘆息於斯焉。

九月。以李勣爲左僕射。

冬十二月。詔濮王泰開府置僚屬。

不疑。雖古哲人。何以尚茲。

世言靖精風角。鳥占雲視。孤虛之術。爲善用兵。是不然。特以臨機果料。敵明根於忠智而已。俗人傳著怪詭。祇祥皆不足信也。

史薛萬備因至于闕。陳唐威德。勸王入見天子。伏閤信乃隨萬備入朝。會帝崩。詔入謁梓宮。以伏閤信爲右衞大將軍。再歲月乃還。伏閤信請以子弟宿衞。